

皇
明
輔
世
編

皇明輔世編卷之六

明太常毘陵唐鶴徵編纂 門人同邑陳睿謨評梓

翁司馬萬達

翁萬達字仁夫，揭陽人。生而穎異，五歲能誦書，比長有文名。嘉靖丙戌登進士，授戶部主事，督稅監兌所，至有聲。權河西務，疏戚晚侵奪語甚峻，上可之。初武清衛軍巡邏河西務鈔關者四十人，百戶劉希仁統之，指揮費璋與之有隙，言於都御史周期雍，以爲宿兵無用而坐乏本衛操備，請得掣回。期雍信之，遽以聞。萬達執不可，因廢璋私罪，命違法同。於是期雍怒，奏劾萬達沮撓風憲，請并逮希仁訊之。又關通倉軍斗及修堤看棧，守嚴諸軍去，獨武清

接於他術。宜量留應役。餘悉遣之還伍。萬達復言鈔關運卒及通倉諸役。皆詔置不宜。事下戶工二部會議。並如萬達言。不直期。雍兵部乃覆奏存留如故。第請逮希仁與璋並訊。仍飭戶工二部及巡撫悉以詔書從事。不得互生嫌隙。從之。庚寅。陞署員外郎督通州倉。會權貴阻撓運道。使人奪其舟。乃不敢犯。漕令謗言朋興。屹不爲動。辛卯。陞署郎中。議奏鹽政利弊。會議輔大饑。奉命出塞。減去騶從。巡行勞來。立法簡便。周至民甚懷之。癸巳。陞知梧州府。時方兵興。供億經畫。悉力立辦。而尤以厚學校正風俗爲首務。咸寧侯仇鸞縱健卒橫行市肆間。萬達縛其首十餘人杖擊之。於是相戒無敢犯。梧苦督府供億。萬達爲省繇費便民。卽督府尙辦郡

非曉暢兵
機不能為
此議

中又事事可卒辦丁酉安南人鄭惟僚上變至得莫登庸謀其狀
上命討之會萬達耀廣西副使首列征南事宜曰督府務經行
之登庸懼採毒藥以試辦取已豆園集置上流截簡埋地中藥指
馬足揚言先襲廣東以捷我時賂邊氓覘我關吏既賂往來不獲
能禁萬達絡募敢死士入僑鄉伺日盡得其狀乃下令禁令曰敢有
出境與賊通者磔之籍其家能擒莫賊一人者余百金登庸聞之
恐莫知所出萬達乃止議于經曰今日之兵大事有二用與不用
用已若矣不必用也則示之急焉示之緩而緩焉弛張固異
其機狂我彰邪賊之助耳也若熟必用則急而或示之緩焉緩而
最末之機焉好惡異其勢如神以緩必賊之用可也

麻海濱之地以待窮寇之奔，無謂今日姑可緩。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之謂也。經大捷之會，龍州憑祥二州土舍趙楷與韋應李家等煽亂，許莫登庸爲鄉導，并以我緩急告之。萬達具白。經駭曰：君度諸虜將何如？曰：兩州瓜連，三兜鼎立，迫之則變，生肘腋，內境繹騷，克之則威廢，陵夷遠人，恐聽乃遣使至太平召思明府土官黃朝諭以大義，俾毋順倫母黨亂。思明應命設伏，率擒韋應械蒼梧督府，諭死趙楷率黨各以計就擒，而許存趙紀猶臨死遺書示誠，許將昇泉下。廉志大恩，會田恭議立其子匡時，方逾齡一州以定。萬達剿三雄不動聲色，而禍本悉拔。左江新虜，皆從蠻據險，馳劍不可疏捕，自陳雅生守仁勦治，以象約，蠻夷畏服。

苗侯勝，勝居有淮，將與武王，武王自黃，黃誘刺之，王遂成，苗侯勝，
丁謙，思謀，思謀，思謀，思謀，思謀，思謀，思謀，思謀，思謀，思謀，
曰：兵不過萬人，將將沈希，儀則曰：非數萬人不可，萬達曰：王有言，
是也，張官則勸沈官，則征然，賊備，賊久矣，勸之無得從，沈君便，
經是之會有安南之役，未舉也，而公丁等益橫，即密謀于舒府，
公丁，謀于市，於是乘勢，兩軍夾擊，諸將皆破，賊大窘，奔逃，復督兵，
邀擊，中斷，斬首數百級，餘賊奔羅連山，倣右軍，繞出其背，破賊殆，
盡，凡月有九日，而班師，撫其餘，并諸向順者，給三千人，勝，
平，又獻平峽八議，登廟，聞之，太恐，謂左右曰：天朝方以兵加我，恐，
平內寇，以為之先，謹其將我，故於是經上其功，陞一級，賞以銀，

○事○起○西○嶠○介○於○嘉○興○志○界○之○間○嘉○興○州○界○近○天○縣○五○里○之○餘○
○主○人○無○相○占○有○其○地○嗣○建○改○續○時○而○加○關○尉○州○互○爭○莫○能○歸○志○
○而○峒○亦○向○背○無○常○再○建○議○曰○四○嶠○之○爭○久○矣○舊○籍○無○歸○易○於○激○怒○
○欲○明○歸○心○方○勢○必○啓○釁○縱○使○官○協○民○亦○靡○從○若○中○分○其○地○以○弭○其○
○怨○然○舊○籍○小○理○苦○於○離○析○爲○之○立○縣○則○治○之○太○詳○爲○之○立○所○則○徒○
○費○無○益○昔○莊○嚴○陳○之○道○不○若○以○其○地○割○屬○南○寧○特○設○撫○民○通○判○伯○
○茲○集○議○建○議○以○指○陳○於○深○明○設○峒○者○而○審○役○于○通○判○乃○能○撫○輯○
○其○衆○無○後○患○者○特○將○地○界○與○身○通○判○指○揮○能○各○盡○其○職○矣○旌○之○以○
○五○年○制○其○後○建○議○曰○若○有○疑○矣○卽○使○人○論○之○峒○民○歡○騰○稱○道○
○所○屬○將○謂○其○曰○必○有○後○患○矣○此○事○也○黃○贊○相○素○善○其○事○務○稱○其○言○

灼見事情
發無不中

據四峒地以奸新令督府患之以訊萬達曰易事也峒苦土官誅求處戮久矣不得已而從之茲當申之以輯寧之意必引領向我賢相羽翼既構夫然後震以兵威刼以重典多法以行間千金以購其首經權互用不旬日而峒地可歸矣督府從之萬達乃牒將府駐南寧授以秘策如期而賢相獻地經喜曰翁君神算也尋復議善後之策十四事皆原始要終足爲經制云秋八月陞浙江右叅政督府上疏以萬達通達國體曉暢戎務宜終始安南以贊成安攘之功上俞其請改叅政廣西時尚書毛伯溫奉命征撫萬達上議曰今日所以處莫賊者有三揖讓而告成功者此上策也攝之以不敢不從而兵猶不血刃此中策也三令五申焚夷絕

滅賊則滅矣。而聖天子好生惡死。非其所先。此下第也。今宜總
衆長兼羣策。臨之以懼。終之以謀。俾機權在我。動出萬全。縱不得
其上。可得其中。必不得已而就其下。亦將舉之裕如。無失時之悔
矣。時欽州知州林希元與權貴通謀。力主專征。計令廣東民兵自
田一項以上。皆自備舟楫。連糧往交趾界。伯溫因萬達言。遂不用
其策。廣民大悅。九月。萬達承檄分屯龍憑。思明等處。獲安南奸細
萬達厚遇之。具得登庸畏怯謀自全狀。既而登庸詣鎮南關。親擊
組以降。遣其姪文明與其土目許三省奉表入朝。其辭甚哀。於是
伯溫經鸞會兩廣三司。以登庸投降。區處機宜。奏聞。上是其議。
報可。罷安南爲都統使司。班師論功。萬達居最。事詳伯溫傳。初總

兵仇需各令人索願登庸始聽其降萬廷養其好不得售及登庸
來降萬廷與諸同事步出諸關登庸持箋筆乞言其意故以窘我
也諸同事讓于萬廷萬廷執筆大書言言朝廷以好生爲德待以
不死恩至渥矣中言直承貞一心臣服南荒詞氣慷慨筆力嚴勁
以投登庸跪讀稱萬死匍匐而退壬寅擢四川按察司癸卯擢陝
西布政使時諸藩以蘇秦訖北至裁取適宜無不歡悅甲辰二月
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十二月擢兵部右侍郎兼會都
御史總督宣大偏保軍務無不理糧餉遂劾奏將官邵永姦貪誣真
棄老於是遷將帥無事焉新時番修器械固險要謹偵察明賞罰
北鄙邊備隆然有聲於時丙戌滿和川軍府奉國將軍克勤郡王

北庭將率圖將軍懷桐等以剽奪大同劉知府財物詔奪其職
懷怨聖遂造反謀充灼邀各宗室及助惡張文博李欽李彝臣張
淮等飲充灼曰我等奪祿代王又不爲理奈何因死若引虜圍大
同城我等內應開城納之殺代王及鎮撫大使舉事則不憂不
富貴矣必先燬各草場使兵馬不得芻牧爲誓衆皆從之張淮密
告其黨族人仲大仲太曰我師羅廷重若來無事不濟廷重者應
州人與其黨王廷榮俱以白蓮教戡果淮遂因仲太見廷重廷重
許諾人見充灼稱其有失分充灼大喜告以謀廷重乃爲畫計令
告小王子毋野掠三路進兵直抵大同城奉小王子居舊城攻
門關納王廷榮爲內應取平陽立充灼爲主遂將同兵四討無

計遣小王子則大事成矣。克灼以爲然，乃使廷璽出納王廷榮刻一印文曰「天子師造旗牌火藥」，克灼密謀令其黨門四等持俊棄俊掖所造火箭出燒城外各草場，萬達疑二日之內六處失火，必有奸謀，令下緝捕獲門四等驗治，未決。克灼遂使衛奉抵小王子所，誘之奉出邊，至威寧海子北岸，遇小王子所部察罕兒等與之約，多置一色旗半留府，半留小王子所用，爲識還告克灼。克灼使文博爲表文與小王子中皆逆語，賄以大同城約同舉事，仍使奉持僞表旗幟出邊，旗皆書調兵字，會總兵周尙文使人出邊探哨，問守者知有四人挾傘出，怪而追之，及奉等于榆林，因索得其通虜表物，收奉等至尙文所鞠之，具得克灼等謀狀。萬達密

啓代王收充灼等而分捕叛者。畢廷重取叛籍燒之。仰藥死。餘悉捕獲。奏聞不動聲色。坐折逆萌。乙酉八月。虜大舉。數萬騎犯大同中路。鉢裏門等處。原任總兵張達率指揮大刀赤等力戰卻之。又犯鴉鵲峪。原任叅將張鳳率指揮劉欽千戶李瓚等各死戰。鳳挺身陷陣。中流矢先死。欽等與其將士十八人盡沒。報效生員王邦直世稱爲王千斤者亦戰死。虜尚欲深入。萬達督官兵奮勇鏖戰。據險遏敵。射死者亡筭。且遣騎四出邀虜。頗有斬獲。虜望見我兵大集遁去。捷聞。上悅。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寫勅獎勵。萬達聞王千斤死哭而殮之。爲文以祭。厚贈而歸其棺。且請官其子邊人無不感泣。願效死力。因議大同一鎮外隣住牧虜巢內屏畿省。

附隘爲九邊第一重地舊日相沿雖有三邊名色以其逼近虜營
且無附近城堡藉之守護遂致掏挖傾圯鞠爲坦道遺址僅存比
年虜牧于夾牆之間朝窺夕竊東出西沒近邊土地日就荒閒而
驛路行旅間被殺擄蓋以障塞闕修阻遏無恃故自二十年邊臣
東自陽和開山口西至山西丁角山修築邊牆一道添設墩堡募
軍守戍嗣是虜賊有所忌而不敢輕犯邊人耕牧爲利頗多但陽
和天城迤東接連宣府西界中間多有通賊要路未有邊牆近年
虜衆深犯率皆由此出入視中西二路有險足據卒歲稍寧者可
以鑒矣○親○自○區○畫○序○次○畫○圖○說○以○進○議○以○形○勢○者○設○險○之○所○必○因○
而○時○勢○者○兵○家○之○所○必○不○能○違○也○其○不○審○時○險○不○度○地○味○免○於○泥○

宜大形
勢最爲詳
盡

然而舉條然而罷非所以探事變而預寇讐之道也山西起保德
州黃河岸逶迤而東歷偏關抵老營堡盡境實二百四十五里大
同起西路丁角山逶迤而北東歷中北二路抵東路之東陽河鎮
口臺實六百四十七里宣府起西路西陽河逶迤而東北歷中北
二路抵東路之永寧四海冶實一千二十五里共一千九百二十
四里皆逼臨胡虜險在外者也所謂極邊也山西老營堡轉南而
東歷寧武鴈門北樓至平刑關盡境約八百里又轉南而東爲保
定之界歷龍泉倒馬紫荆之吳王口插箭嶺浮圖峪至沿河口約
一千七百餘里又東北爲順天之界歷高崖白羊至居庸關約一
百八十餘里共二千五十餘里皆峻山層岡險在內者也所謂次

難也。我國家雖不守東勝。棄大寧。然重險天設。固猶在我也。外邊
西邊。延綏。東距朔州。勢相犄角。至於爲京師屏蔽。則宣大爲特重。
非他鎮可比。卽宣大山西外邊之地。有夷險迂直。合而言之。則大
同最難守。次宣府。次山西之偏老。分而言之。則大同最難守者。
北路也。次中路。次西路。東路宣府之最難守者。西路也。次中路。次
北路。次東路。而山西偏關以西百五十里。恃河爲險。無待防秋。偏
關以東之百有四十里。則略與大同之西路同焉。內邊可通大舉。
惟紫荆關。馬龍泉。平刑。諸關隘。要之。內外二邊。皆所
以扞禦。保障。無容外之不禦。內安可度。故論者有唇齒之
喻。又有門戶之說。非徒虛語。所難曉也。國年以來。大舉屢寇山西。於

能出塞則
反是矣

有大國。內無他憂。動必自宜。府人。事。勝。可。徵。也。蓋。形。勢。之。大。略。有。如。此。古。稱。興。秋。之。果。不。能。當。中。國。數。大。郡。若。智。與。謀。及。其。肩。火。之。屬。長。短。相。較。又。萬。萬。不。侔。然。所。以。能。為。中。國。患。者。豈。衰。之。族。也。忿。而。雄。提。出。于。風。氣。異。我。漢。人。又。彼。以。騎。射。為。本。業。抄。掠。為。生。理。專。精。于。技。無。待。于。教。戰。鬪。之。事。人。人。能。也。爾。我。事。隸。於。羣。牧。業。分。於。四。民。百。一。為。兵。勞。於。訓。習。習。且。弗。專。故。亦。多。弗。精。也。彼。聚。寡。為。眾。乘。時。而。攻。人。我。散。眾。為。寡。晝。弛。而。自。守。攻。無。定。勢。所。資。驅。疾。騎。而。運。之。飄。忽。如。風。雷。守。有。定。形。遇。賊。必。齊。糧。資。用。而。隨。之。驕。顧。而。狼。顧。彼。主。安。守。簡。號。令。進。無。所。馳。退。無。所。相。而。我。則。議。論。多。端。號。令。多。門。進。退。由。人。上。下。乖。制。故。彼。拙。目。巧。我。巧。目。拙。又。國。初。之。時。

我太祖成祖抗稜遠斥夷狄勢衰。竄伏莽榛。僅存喘息。正統以後。則生齒漸繁。種類日盛。近且併海賊。吞屬番。掠我居民。爲彼捍隸。諸酋所部。約可二三十萬衆。視國初何啻倍徙。沿邊戍卒。較以舊額。未嘗加多。彼醜先年秋高入寇。控弦不滿數千。掠境不能百里。我兵臨時調遣。緩急仍收勝算。頃者。每一大舉。動稱十餘萬。蹂躪關南。侵蹙京郡。循常師旅。莫敢遮邀。蓋時勢之大。略有如此者。夫處形勢之便。則詳於外防。正以扞內。量爲內備。所以資外。揆時勢之難。則令所經略。當異於昔。而後所經略。當始於今。併力以守。要益兵以防。秋葉青。事勢之不得不然者也。保定邊事。雖素虛。常無大可更。但宜徵備兵於內。省分鎮兵於外。藩便可得。其內

大同能守
山西徒費
耳

防秋先年止守外邊偏者一帶歲發班軍六千人專一備禦大同而內邊寧鴈一帶仍有官兵防守隘口以爲大同聲援乃與宣大各路守兵舊皆屯駐城堡但遇警報相機防勦原無分地擺守比因虜越大同入山西當時地方諸臣誤以大同爲難與共事也乃獨築寧鴈以東至平刑邊牆八百里於腹裏掣回大同備禦之兵以守諸關已非建置邊防守要之意繼因守兵不敷添設太原等處參游兵馬七營召募新軍及僉調新舊民壯屯夫弓兵率已六萬餘人公私轉輸內地騷動所謂財置於兵衆力分於備多者正謂此耳夫山西不藉備于大同大同不需力於山西計兩失之宜府亦自虜犯西路盡調本鎮兵馬專備西中而北路雖不同擺

然而兵馬已至空虛不無可慮連年三鎮防秋徵調連陝兵馬遂
不下五六枝費用糧賞及本鎮守兵芻餉以百四十萬計費寔不
貲難於持久併守之議茲其所以爲善經也外邊控虜四時皆防
城堡之兵各有分地冬春徂夏不必參錯徵發自無不敷秋高馬
肥虜可狂逞若復拘泥往事散處城堡臨時動調近者數十里遠
者數百里倉卒遽離合營有尾自不相應欲以疲弱之兵當衆強
之勢勢必不敵萬一又如往年憤憤而入越關而南內地之人盡
不習戰即欲堅壁清野誠恐先被荼毒及至京師震駭君父腹
憂活殆聖恩即徵規規斯討即不愛吝何益事機是知形變不同
務須有預防之計未嘗不慮其難也

形勢險要則難禦。有險則易守。易守則難攻。亦易無險則難守。愈
難而易者亦難。今夫百人之堡。非千人不能攻者。堡有垣塹。則禦
可敵衆弱。可制強。若遇廣漠平曠之墟。則百人豚羊。千人狼虎。雖
不爲所吞噬。以是知山川之險險與墉共也。垣塹之險險爲我禦。
也。我恃其所專而毒其所共。修邊之役。茲其所以當再舉也。况查
通達修築。如山西偏老一帶。悉極高厚。大同各路。與宣府之西。中
二路舊牆可固。亦已十之七八。再加工力。數月之內。可以告完。連
直千里。屹然長城。截然爲華夷之嚴界矣。而防秋之兵。所以必盡
甲而登牆。剌營而待敵者。臣等聞之。險而不設。與無險同。牆而不
紆。與無牆同。是故定規畫。度工費。二者修邊之事也。慎防秋。併紆

力重責成。量徵調實。邊堡明出塞計。供億節財。用八者守邊之事也。修邊因垂成之功。守邊貴濟時之急。邊牆欲固。其永利。兵馬不解於秋期。國家雖費不得已也。而稽往慮來。就中揅度。如所條列於左者。雖皆常談。然自是而兵不甚勞。費可漸省。期以弭寇讐而固疆圉。要皆臣等之極思也。若必傾無量之費。忍百萬之師分道遣將。深踐寇庭。滅此朝食。斯固安攘之壯圖。亦臣等忠於陛下之職分。顧虜勢未衰。我力不足。謀須積久。事必待時。以故臣等但當圖其易。而不敢務其難。盡力於其所可爲。而不敢妄覲於其所不可必也。其修邊三事。一定規畫。宜大鎮邊。其極當務衛者。北邊則新開塞。城重。獨有靈州。接連龍門。所百二十里。西路則流易。接

以至中路羊房常峪葛峪小白羊聯絡龍門城盡界五十餘里。此
亟當繕修者也。其餘稍緩者。每歲借用秋防兵糧從宜修舉。一、度
工費前約工費銀十六萬六千一百餘兩。乞命戶部給發。其守邊
八事一、慎秋防。山西內邊寧鴈諸邊。聞原有戍兵。外邊偏關以西
至黃河岸。山險水深者。遇秋。但令戒嚴。不必益兵。其偏關以東。及
宣大地方。當畫圻佈兵。聯絡戍守。仍隨宜更調。及時聚散。以休人
力。一、保兵力。山西大同兩鎮外邊。自偏關歷老營至東陽河鎮口
。臺七百五十一里。宜將兩鎮兵馬通融分佈要害。仍量留鴈門一
。帶兵馬以爲內防。一、重責成。各鎮總兵官。務督偏裨往來防禦。其
防秋時。邊界失事。則查照分派之信地。防秋後。各城堡失事。則仍

照原轄之地界。因以坐罪。一量徵調山西宜大前。既藉客兵振氣。勢。遂難悉罷。第當量減。况延綏新遊兵二枝。本爲策應宜大。而設。今宜量行徵調。檄延綏兵一枝。駐宜大適中地方。備援三鎮。保定。兵一枝。駐趙州堡。遣兵一枝。駐赤城。比之往歲。十省其五六矣。一。實邊堡宜大山西各衛所軍。有願携家往本鎮邊堡者。悉從其便。或先窺名他鎮者。許其自首回衛。一明出塞小戰之利。大戰之始。也。兵練而不試。一旦遇敵。則驕鈍而難用。故出塞襲擊。乃試兵習。攻之術也。今後遇虜臨邊駐牧。或零虜並塞窺伺。及虜大舉入寇。其營帳老稚。婦孺。羣畜。留塞外者。許其將得擇便出塞。搶襲助。殺。獲有首功。一體陞賞。并許供億。客兵應援往來無礙。嚴併守大同。

出喜里好者將糧料草束送後。則與應請守兵免調者不支糧。
糧其宜大陽和等堡。更得餘息者。開日一交。一旬。則用進山西草。
罷民壯宜大減。應需共計。所有糧餉之費。且將六十餘萬。內地
民力可使暫紓。兵部覆萬達議計周善可行。修邊請先自龍門赤
城始。今陝西遼瀾俱有警報。宜大密邇。又恐虜勢東出。西以保定
朵一枝。延綏兵一枝。如所擬預調。遼東兵待有警然後發。財用既
省。令守臣榜諭。不得朦朧科派。上曰。茲守邊修邊調兵諸議。具
見總督撫鎮諸臣竭力邊移。俱如擬行。萬達又奏大同邊宜修者。
初議起開山口。遵山南而東五十里。至於水磨口。又東以水磨口。
至宣府李信屯之紅土臺。總計百三十里。有所建地。事在邊。

紅土臺必西北築四十餘里始與西陽河合不若自木磨口改從
東北踰山崖六十里至於馬頭兒又趨平地渡澗而北一十里
東十八里至於宣府西陽河界之鎮口臺共一百三十八里雖其
陡峻中隔南北相懸微有不便而西陽河得藉一面之防省四十
里之力李信屯以北常戍之兵亦可能去如此宜大兩鎮均享其
利矣兵部以爲大同初不欲修大邊者正慮應接轉輸之難也又
大同鉄裹門鵝鴿峪之間舊有二邊一道可以扼塞諸途若如修
治亦足保障何爲舍此十餘里之牆而不爲築三邊百餘里之牆
而不守乃復于三邊內重築百三十餘里之垣關以塞邊境城寨
堡汛均相去數百有餘里上曰築邊之議守臣所相議必與

度者殊其如萬達議行宣府興築之費計大同當餘四萬兩。更撥太倉馬價四萬助之。萬達復奏。頃者臣請城西陽河。而本兵不以臣言爲然。臣惟修邊爲守邊也。不可守則不修矣。新平堡北故有牆十里。今恭議蘇志皋所築在山巔。不可汲。是以臣欲改築於麓。爲易守。故且徑而省也。其鵝鴿峪二邊者。前年賊從之入。岡崖阻。隔聲援不聞。卽鉄裹門之軍。咫尺千里矣。然更有請者。東陽河堡。雖隸大同東路。而實近宣府。有防秋士馬。宜令大同列守。宣府應援。庶爲犄角。上曰。大同邊牆。總督議甚是。如兵部從中改請。幾壞成事。堂上官姑不問。其奪郎中積寶俸半年。兩鎮官兵應援事宜。俱如議。萬達等修築大同東路之天城。陽河。關山口一帶邊牆。二

臣二十八里爲堡七爲墩臺一百五十有四宣府西路之西陽河
漢馬林張家口堡一帶邊牆六十四里爲墩臺十斬崖削坡五十
里用工止五十餘日經費視原估省九萬餘兩御史黃如桂覈實
以報上曰兩鎮久缺垣塹虜寇得恣意出沒守臣屢議修築竟
坐因循無任事者今牆成延袤幾二百里增墩臺百餘鉅工告成
又省帑銀九萬餘兩既經巡按覈實撫鎮守官備竭忠勞朕心嘉
悅翁萬達陞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餘各陞賞有差既
而萬達奏大同東路自陽和暗門口起至宣府李信屯堡紅山臺
邊界止延長一百三十餘里中有鉄裹門鴻錫峪瓦窪口等處悉
通賊要路原有牆垣擬于山南二五里許添築邊牆一道濬濠建

堡增設墩哨使宣大聲勢聯絡且可以南護紫荆吃爲外塹通計經費約用二十九萬餘金請下戶部趨發帑緡期以三月初上脉融動及時興作其督視之任當一付之總兵官周尚文俾知中西二路一體悉心料理疏下兵部議覆近二歲間虜犯浮圖峪蔚州等處凡三繇此出入阨要設險誠宜以時營治不得惜費本部發馬價銀九萬兩戶部卽奏發太倉銀二十萬兩運赴該鎮周尚文廉勤謀勇旣守邊著有勞績修築之役悉以付之於鴈門等關自老營堡丫角墩起西至凌雲口西界黃沙坡共創補修完土築塹牆共七萬七千六百六十四丈四尺約四百四十餘里石砌邊牆五千一百丈五尺約長二十八里有奇土築敵臺九百九十二座

石包敵臺七座。墩臺一座。石寨一座。土寨一座。營房煖舖八千八十二間。官廳四座。挑完土壕一萬九千六百四十八丈二尺。約長一百里有奇。整修石壕一十九丈二尺。挑完品窖二十三萬四千五十二箇。石砌水口七十四座。倉房九間。水洞三座。羅漢洞一座。懸樓二座。暗門四座。土城二座。甃包城門并樓四座。水門一座。宜府獨石馬營一帶七百餘里。亦加修葺。繇是牆塹高深。品窖錯布。虜人無間可乘。不敢輕犯。費亦日省矣。嘉靖二十四年以前。三鎮客兵糧草。仰給帑銀。歲常一百五十餘萬。二十五年。多方樽節。尚費帑銀一百二十六萬三千八百有奇。二十六年。會計裁用。防秋客兵銀。宣府三十五萬餘。大同五十三萬五千餘。山西二十萬餘。

四千餘共一百一十二萬六千餘比之二十五年已省銀一十三萬七千餘而民壯工食客兵賞賜之省不與也其時奏請添發三鎮止共銀七十一萬七千餘年終尚有支剩今嘉靖二十七年會計歲用防秋客兵銀兩以二十六年用過之數爲準宣府三十萬餘大同三十三萬六千餘山西一十二萬七千餘共七十七萬三千餘比之二十六年會計又省銀三十九萬六千餘而民壯工食客兵賞賜之省亦不與也奏請添發三鎮止共銀三十五萬八千餘較之當已用足蓋自修邊併守之議行而節用一至此兵部以聞陞左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蔭一子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既而復貽書薊州撫臣曰僕近曾發懷來遵南山歷居庸經門諸

隘登燕尾峰。陟鎮南墩。盼遠。望燕京。鬱焉金陵。宛宛在目。而上谷北東二路。咫尺黃花。渤海密雲諸山。卽吾人游偵樵採所不能。登陟之處。虜騎皆可漫走。守口者何能當之一處。弗禦。則其餘皆守穴鼠耳。經營上谷之北東路。使虜不能入。則貴鎮密雲而南。而西至居庸。盡界可不甚勞兵財。倘上谷之東北路不可支。則貴鎮唇齒之間。真不能不上軫公懷也。願與上谷當道者。共畫百世之利。亦縵綬縉紳所屬望而委心者。萬達又言。宣府正奇游兵四營。每營官軍三千員名。分屯要害。統以總副叅游等官。立法不爲不備。近歲巡撫王儀。總兵卻永。奏選各營精銳五千人。別立戰鋒五營。以廢棄將官統之。每兵額外加米五斗。遂致各營虛耗。而又別

收老弱步卒用克原數及遇戰陣復自謂親兵居後反驅諸路兵
爲前蔽用是士皆解體且坐營都指揮董賜李塘等前愆未贖後
復失律宜正其罪并罷新委坐營官周鍾韓彬楊鉞而歸其兵于
各營各路事下兵部覆議如萬達言上曰新立五營戰鋒及多
增月糧俱是變亂兵制卽令革罷原撫鎮官本當逮問姑宥之其
軍士勒歸原伍坐營官周鍾董賜等俱如擬虜酋俺荅阿不孩遣
夷使堡兒寨等三人款大同左衛寨求貢虜自二十年石天爵誅
後信使遂絕是歲玉林衛百戶楊威爲虜騎所掠驅之種藝虜乃
爲威言節年人搶爲中國害雖失在中國虜亦鮮利且言求貢市
不可得威自詭能集事虜乃歸威及同掠者數人今先傳意中國

然後令堡兒寨等款雙廟山墩。授番文言俺答選有白駱駝九頭、白馬九匹、白牛九隻及金銀鍋各一求進貢講和。自後民種田塞內、虜牧馬塞外、各守信誓、不許出入行竊。大段如曩時。石天爵所稱者、墩卒納之。會總兵官巡邊家丁董石等、徂石天爵前事、遂殺三人者、以首功報。于是萬達疏言、北虜在弘治前歲入貢、疆圉稍寧。自宣府虞臺嶺之戰、我師覆沒、自是虜輕中國、貢道不通、侵犯日棘。蓋已四十餘年矣。嘉靖壬辰、小王子復自致書求獻方物。竟疑沮中止。通年石天爵之事、彼以好來、所當善應。始旣漫然答之、終復詐誘斬之。大失衆心。橫挑巨蠱。臣嘗痛恨當時邊臣之失計。乃今彼首復遣使叩邊。卑詞求貢。雖夷情詭秘、反覆叵測。在我當

謹備之而已。王者之待夷狄。來則勿拒。至于權時施宜。察形行間。又兵家所以收全勝者。詎容脫誤。致有後艱。而董石等。么麼賤卒。乃敢玩法貪功。戕彼信使。臣心刺繆。曷知所云。夷狄雖犬羊。其性固能辨曲直。其喜怒亦猶人也。今歸我漢人。遣彼族類。執物示信。懇托墩軍。爲其通款。借曰不許。尤當善其詞說。遣之。乃旣置夷狄。使于墩臺。納歸人于境內。又從誘而殺之。此何理也。曲旣在我。必且忿怒。恣睢。彎弓報怨。將來縱有畏慕威德。誠心亦必疑慮。回皇重以今日之事。爲戒。吳寶等滔天之惡。真不容誅。請亟正法。典榜之塞上。明告虜酋。以朝廷之意。以預解其蓄怒構兵之謀。卽不可解。臣等相度機宜。按兵待戰。盡所能爲已耳。巡按御史王如桂。因

將守備叅將等官張潤等及巡撫詹榮總兵周尙文防簡失律之
罪兵部覆議虜黠詐未可信宜貸各官第令嚴兵待之詔可旣而
虜首俺荅阿不孩遁至有印番文一紙且言欲自到邊陳欸萬達
又言秋期已屆草茂馬壯正彼狂逞之時乃遣使求和雖已被殺
猶屢請不已或謂虜性貪利入寇利在部落通貢則利在酋長卽
其所請之急意在利吾賞賜耳使處之當而不拂其情虜衆雖狂
或可執定不爲之處則旦夕之變不無可虞處之少遲則機會毫
髮之間又恐難待萬一詞涉不遜亦當姑示羈縻以觀其動而隨
機應之不宜遽爾峻拒也請下該部亟爲議擬行臣等終互酌處
具奏施行疏下部議兵部給事中徐自得極言虜不可信所請永

可允部覆亦以科臣之言爲然譯出番書文義既無首長姓名又無來貢年月且其印文夷篆非中國舊所領給情狀難憑宜令邊臣詰問的確迤北入貢起自我成祖朝原有封誥印號今次番文似是詭詐依擬行總督官再加審詰務得真實虜情限十月內來聞防禦機宜其益嚴勿怠既而宣府薊鎮相繼告急謂虜糾衆屯咸寧海子長水海子等處擬候新月上入掠口南降人自大同入者復言俺荅與兀慎娘子會計入貢禁所部搶掠俺荅又遣使李天錫持番文至謂吉能欲犯河西渠差人往諭謂且入貢南朝令止勿搶萬達以聞薊遼巡撫郭宗臯又奏謀傳虜已祭旗請急發京營人馬策進俱下兵部覆稱虜大營不動以牽我師求貢

不絕以緩我備。宜行邊臣悉心戰守。毋墮虜計。發東西官廳人馬六枝赴薊鎮防守。上曰。虜氛甚惡。其令萬達申飭所轄諸將。整兵嚴備。相機出塞勦殺。遼東陝西俱令嚴兵待戰。京營人馬俟薊鎮再有警報啓行。萬達當秋防大棘分地盡守。懼人不用命。時出其不意。選勁卒數百密出。以硃和油置竹筩中。絡之。約曰。遇卒不在守。輒以硃油傾置其處。卒輒自縛請罪。萬達責而遣之。又嘗遣善竊者數十輩。傍出塞外。使扮細作。夜窺垣臺。戍兵不備。則緣牆而登。而入告將吏。登者賞而戍者刑。數十輩者。再遣。則伺夜之計。竟無所施。邊以無事。是時邊臣已遣夷使還。約取虜要領并印信番文來至。懼廟堂有意督過之。遂以夷使已去。無可究詰。惟整兵

嚴備鎮守疆圉爲懼已而虜使復至拒之比自冬涉春虜使益復
絡繹款塞邊臣聊以好言荅之不敢聞已虜以旣通好中國遂散
處其衆不復設備遇哨探卒亦不殺害次年二月遣夷使李天爵
齎番文至云俺荅言其先祖父俱嘗進貢今虜中大神言羊年利
于取和俺荅會集保只王子吉囊台吉把都台吉四大頭目商議
求貢若准彼進黑頭白馬一疋白駱駝七隻驢馬三十疋求朝廷
白段一疋與大神掛袍麒麟蟒緞等件各頭目穿用東起遼東西
至甘涼俱不入犯今與中國約若達子入邊牆作賊中國執以付
彼彼盡奪其所畜馬以償中國不服則殺之若漢人出草地作
賊彼執以付中國治罪不服亦殺之永以爲好過年一二次入貢

若大師每許代奏。卽傳諭部落。禁其生事。云萬達及巡撫。皆榮。兵周尙文以其事聞。且言虜自冬春來。游騎信使。款塞求貢。不。數十餘次。詞頗恭順。臣等以夷情叵測。未敢輕信。已將原來東使。省諭回營。責取印信封詰。期以今秋西不犯。延寧甘固東不犯。達。前以取信中國。果守約有成跡。方敢代爲請貢。然我之所以責彼。取信者。不難於印信。番文之必來。而難于東西各邊之不犯。設虜。果如約而至。猶復終絕之。則彼之構怨可行。而其鼓衆也有辭。其。報我也必專而力。卽我受彼之詐。而中變焉。則虜負不義之名。而。舉無名之寇。其爲患亦終弱。且緩。此曲直老壯之所攸分也。况邊。臣職守之常。貢亦備不貢亦備。初不因是以爲增減。如誠屬以。

貢爲窺伺中國爲困擾我邊。爲反覆竊發。則當伏機而審待之。或
限之以地。受方物于城之外。或限之以人。質其親族。頭目百十人。
於鎮城。或限之以時。俟踰秋及冬。然後頒賞。如是則虜誠也。國在
吾羈縻之中。詐也。亦得免衝決之害。若不揆理之曲直。事之利害。
以虜求貢爲決。不可許者。非虞禍者也。以虜之納貢爲足恃。而懈
其防閑。一任所請者。非量敵者也。幸惟廟謨速決。俾邊臣得從事
焉。巡按御史黃如桂亦言。虜深衷固未可信。而貌則巽婉懇惻。全
信使往還。帳牧散漫。恐家丁通事請役。或遮殺以要功。或款結以
市好。遮殺挑禍。款結招侮。請預行禁止。疏俱下。兵部覆得旨。懸賞
節年寇邊罪業深重。邊臣未能除兇報國。乃敢邀功求賞。請重

聘游詞代爲奏聞殊爲濟困其令總督官申飭鎮巡諸臣協心理
力嚴兵防禦有執異沮撓者恭治之通事人役違法啓釁者處以
重典蓋是時陝西有復套之議將督兵出塞當事者主之故力詘
貢議爾且以復套事行諸邊議萬達乃議曰蓋聞智者必待時而
舉事君子不昧勢以圖功是故理有所當盡而機有所宜審志有
所必奮而謀有所不可略者是之不備難與慮終矣河套本中國
故壤界以黃河固天之所以限華夷也詎宜棄而不守籍寇齎糧
然察中外之時勢則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
鮮萬全之策是故不能不處國事者深長思也河套自周秦以迄
爲國爲郡漢置朔方魏滅羯隄條據險扼朔狂跡俱在戎心未亂

確然之見

復套廢不
何時

成祖三犁庭虜既殘破我亦未暇舍黃河而衛東勝計則偏矣
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套地遂淪之犬羊然正統弘治之間我雖
未守被亦未取不見可欲其心不動不奪所恃其爭不力取之可
也乃竟因循畫地自守捐天設之險失沃野之利此有志之士所
以扼腕而攘袂者也先巡撫余肅敏公置鎮榆林想亦有志斯舉
而套卒未復鎮則空設開墾無開轉輸難繼孤懸獨立沙磧爲迷
外之不足恃爲藩籬內之無所資其賦役不有其利而益處其勞
豈豪賢固略於遠謀抑其時或亦有掣肘而未終其志耶然弘治
以前我猶歲常搜套搗其巢穴嗣是我謀日疎任虜出入涉流履
冰揮鞭近塞茂所顧忌今且盤據其中滋其畜牧遂其生養譬之

爲家成業久矣。又今昔異時。強弱異勢。事體利害之緩急。人情奸惡之向背。萬有不齊。不可以不慮也。欲一舉而復之。無迺難乎。故曰。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算也。請極言之。以干天聽。夫敵有盛衰。我有強弱。以強值弱。僅足相當。以弱值強。是爲無策。漢武雄斷天啓。衛霍不世之將也。絕幕四出。不能一屈單于之膝。成哀短祚。內釁且生。而呼韓稽顙。願保蕃北。此何也。漢武值其盛強。而成哀際其衰弱也。馬步矢刃。各有所宜。主客勞逸。徒步異狀。我國家拯天下于胡元。雷擊風掃。遺虜游魂。僅存喘息。年來牧養殘穢。日滋月息。卽今小王子吉業俺荅諸部落。可三四十萬。視昔之奔命窮荒。不見馬矢者。盛耶衰耶。強耶弱耶。

而我承平日久。軍政多偷。三五年來。雖賴廟廟注意邊防。漸次振舉。而其竭籌慮。耗財用。其廢業也不少矣。回視二祀之時。其強弱盈縮。又何如耶。河套久淪虜中。間諜罕至。山川之險易。途路之紆直。水草之有無。我不可必知也。提軍深入。能無虞乎。夫塞以內。我中國地也。將領講求其形勢。卒伍諳記其要害。尚不能悉而混塞以外乎。今我勞而往。彼逸而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彼騎過數一呼而集。得有小利。歸途尚難。倘失鄉導。全軍何賴。數萬之衆。一行持重。則虜備益嚴。疾行趨利。則輜重在後。且克日有定期。異糧有定數。虜遷徙靡常。則戰無定地。遠近不測。則戰無定期。一戰之後。虜或保聚。或伴爲逃遁。如角時。間壁壘相持。已離復合。終不決。

河而我軍于此戰耶退耶兩相守耶數萬之衆出塞亦必有數萬之衆據之否耶有驍將以通糧道否耶保無抄掠不至匱乏之否耶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者虜之所長也守險者我之所便也弓矢利于馳擊而火器利于守險者也舍火器守險而與之馳射突擊于黃沙白草之間得耶失耶今塞下兵卽塞下人也墳墓廬舍先人之所營毒擊眷屬骨肉之所居禾黍桑麻業產之所具牛馬牲畜身養之所供迫于兵刃怵于生死前每退怯以煩上人之督責今驅之于無人跡之地限之以可立盡之食要之以難必成之功苦之以不卽罷之役恐之以將徙之禍而欲得人死力可乎議者欲整六萬之衆爲正歲之期春夏馬瘦爲虜所

義。利。于。征。秋。冬。馬。肥。爲。虜。強。而。我。利。于。守。春。蒐。于。套。秋。守。于。邊。三
年。三。舉。虜。必。難。支。待。其。遠。遁。拒。河。爲。守。是。固。一。說。矣。然。天。時。物。性。
不。甚。相。遠。也。秋。冬。虜。馬。肥。矣。而。我。馬。不。亦。肥。乎。廼。止。利。于。守。也。春。
夏。虜。馬。瘦。矣。而。我。馬。不。亦。瘦。乎。乃。獨。利。于。征。耶。春。夏。馬。瘦。而。虜。弱。
不。能。入。寇。然。坐。以。待。我。誠。懼。其。擾。擊。我。也。秋。冬。馬。肥。而。虜。強。既。能。
爲。寇。則。多。方。設。謀。誠。懼。其。報。復。我。也。六。萬。之。衆。非。所。以。襲。人。千。里。
之。途。非。所。以。自。逸。轉。盼。之。間。情。態。異。致。歲。一。爲。之。以。俟。二。舉。其。可。
得。乎。兵。家。勝。敗。本。難。預。期。一。舉。失。利。士。傷。馬。耗。議。論。蜂。起。則。將。已。
之。乎。竭。天。下。之。力。排。天。下。之。議。以。俟。其。成。乎。三。年。三。舉。咸。可。得。志。
虜。敗。而。守。我。去。復。來。終。不。渡。河。版。築。難。舉。則。將。何。時。已。乎。蓋。議。者。

見近時搗巢之舉。恒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五堡之功。虜亦不來深。就以為套地。易復然復套與。是二者實有不同。蓋搗巢因其近塞。乘其不備。勝則倏忽而歸。敗亦支持以待。舉足南嚮。便是家門。壕壘城堡。為援可恃。復套則深入入境。後援不繼。勝固間關。敗虞陷沒。事勢異也。夫必勝之兵。有限之矢。此李陵所以失也。今我之將士。能為陵之所不能為者乎。往城諸邊。實近我土。又沿邊之地。虜原不以為利。故雖城邊築垣。少有侵取。虜不恤也。套地則自火節。人寇以來。據以為家。四時之間。不離住牧。一旦欲取而有之。彼實憂然。不事乎事。體異也。故曰殺虎者易。奪虎子者難。奪虎子者易。奪虎尾者難。虎能殺虎而奪其子。欲處其穴。得乎。若曰制。

籌而套。拒河爲臂。先將渡口及可以履水道路。築築垣牆。以次勝。量邊堡于沿河。如昔年王晉溪。近年張南川。及總兵官周尚文所。論似若可爲。而不知今日諸酋各有分地。套地爲吉囊四子所居。控弦者當不下十餘萬。豈有空套以出之理。沿河計二千餘里。終。恒爲限。豈時日可完。移置邊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堡置兵。非千。人不可。而游徼瞭望哨守者。不與當三十萬衆不止也。誠恐佈置。未定。而爭穴之虎至矣。况我邊去河動數千里。一年之食。爲數億。萬沿邊所出。僅足自供。豈以此數。必仰內地。由內地而輸之邊。遠。者二千里。近亦不下千餘里。乃又自邊而輸之於河。卽糧道可通。邊。難。此尤所當慮。而殫思者也。然則套中之地。其終不可。

孟子曰事變之來至無常也孰能逆觀天心助順將來虜之盛衰
 而獨能保耶。自相攻擊如虜奴之南北薦遭疾疫如先零之盛衰
 豈無期邪。彼有其隙我乘其弊套地之復此其時乎。若不察邊
 防之強弱不審事情之難易不揆我力之有餘不足使塞下之民
 困于備邊者喘息不獲定沿邊之卒傷于鋒刃者瘡痍不獲起而
 再戰。挑釁寇以事非常則愚所不解者也。初戶兵二部會議發銀
 五十萬修築宣大邊牆工已限完至是又欲重修戶部未查數
 所修何處卽覆言往年宣大兩鎮修邊銀甚多工完總兵周尙文
 等詳稱築銀贖價奉天大臣以爲事定兩邊有利功成而後有賞既
 將銀兩有費將銀兩歸還臣無可修築奉天大臣詳請前數修築就備

修邊邊境低薄不堪保障必欲重修果爾彼時朝廷發銀時固非
欲其低薄以圖節省又非欲有餘剩以賞軍夫也而低薄者卒不
問則墻何時可成工何時可完其耗盡之弊未必盡無此當嚴加
覈實仍勅督撫諸臣爲國惜財自後不得復藉口重修以恣糜費
議上報可至是萬建等言去年修築乃大同之東路宣府之西路
西陽河等極衝之地今所議修則大同西中北宣府中北東各三
路盡量地衝綏先後舉行原未重修下戶部覆上曰兩鎮修築
邊墻幾百里請發銀僅六十餘萬邊臣區畫已詳比於前時無事
歲耗帑銀百餘萬者不同爾等不看詳章奏率易題覆雖意在節
省言非是實以敷邊臣有此論奏督撫等官宜盡心共事不必過

自疑沮。該司官罰俸一月。萬達奏宣大兩鎮卽今修邊軍壯且十萬餘人。赤身爲役。佈滿山谷。防護之兵多。則錢糧不繼。少則侵擾可虞。且虜酋俺荅把都久駐大遼威寧海子一帶。套虜吉囊一枝亦復移營東渡。聲勢重大。茲復遣使求貢。似有所挾。卽當斬其來使。昭我國威。第以費防之故。未可遽起兵端。姑善省諭。因遣間諜行。吾機權務得其情。預爲之備。待有可乘之會。然後一舉。斯爲萬全。但遣謀行間。與交通往來。事相遠而跡則相似。故蓄邊巡之慮者。鮮應變之謀。執疑似之形者。啓吠聲之誤。此邊臣之所以自失。而機事之所以難投也。要之禁例必嚴。間諜不廢。苟可濟事。寧恤其他。唯聖明曲垂鑒察。至于宣大山西撫臣俱且親赴邊城。週

奏請駐札綜理無得久駐省鎮致有他虞請行申飭都覆奏
是二鎮撫臣責令亟赴邊鎮其乘間遺謀聽其隨機應用
事亦難從中遙制得旨防秋在期修築未畢正宜嚴爲警備其令
諸撫臣俱詣邊悉心經略毋許偷安是時俺荅諸酋與小王子有
郤小王子欲寇遼東俺荅以其謀來告請得與中國夾攻之且以
此立信邊臣以虜勢重而情復懇切恐事機一失且速從請又以
屢奉嚴旨不敢輒爲請求故借催撫臣赴鎮爲詞而詳言其事如
此會山西巡撫孫繼魯主守內邊與萬達之意甚左萬達又議大
同爲山西藩籬扼其要害則入聚而力全二鎮邊牆接連僅七百
里則地近費省大同有備則山西無虞將來若兵河漸戢以皆供

億兵部言擺邊之兵未可遽掣除山西內邊寧鴈諸關額有常戍官兵及外邊偏關以西至黃河崖山險水深過秋但加戒嚴其偏關以東及宣大地方亦不必列兵正是預擬信地分佈軍馬防守得旨允行已而繼魯奏稱國家定鼎京師外則薊州輔左山西輔右真保輔前宣大輔後各有信地故自紫荆居庸山東東悅淇渤鴈門宣武偏頭西據黃河天設重險以藩衛國家縱使宣大有警而諸關據險戒嚴則關南可以無恐豈可聚師曠野掣出重關洞開延敵乎往年虜犯紫荆自宣府入犯山西自大同入夫紫荆拱護京師鴈門等關豈可掣以併守大同乎况自偏頭寧武鴈門東抵平刑關爲山西長邊自右衛雙溝墩至東陽河鎮口臺一帶爲

大同長邊自丫角山起至雙溝止一百四十里爲大同緊邊自丫角山起至老牛灣止一百四十里爲山西緊邊論長邊則大同差急山西稍緩論緊邊山西大同並急此皆密邇河套譬之雙門戶自丫角山起至老牛灣止爲左關山西歲守之自丫角山起至雙溝墩止爲右關大同歲守之均爲緊要信地山西前併力守左關不能支今分力守大同右關豈得無憂乎邇年虜不犯者以三關備嚴故也今乃議三邊將士遠離信地欲其不侵犯難矣全師在外虜騎在內卽紫荆倒馬諸關爲徒守矣萬達亦復奏言繼而謂丫角以西百餘里之邊爲難支然則寧虜八百里之邊萬一遇虜其易支耶以新分一百四十里守以內地之兵馬可也然則八百

里之邊不守以內地之兵不益危耶夫益兵擺邊始於近歲與額設守邊者不同山西有協濟大同班軍實係守要之意今議以軍馬一帶擺邊之兵量移以并守而冗餘之兵逐斷議罷額該官軍仍舊關隘以量備險正不失爲彼爲己今秋防已逼使撫鎮諸臣嚴督所屬相與周旋尤恐弗逮而乃沮排成議安望其有濟兵備劉聖則又雷同附和搖惑人心乞以繼曾別處不然早賜罷臣勿誤邊方大計事下兵部言據萬達等題欲掣山西擺邊兵馬併守大同外邊似矣但宣府馬營等處亦有通賊要路山西岢嵐等處逼近黃河多係套虜渡口行令萬達公同查議兵科給事中齊譽等言前宣大總督翁萬達與山西撫臣孫繼曾謀議不合已形奏

計今秋深虜警羽檄旁午而仇鸞復與曾銃爭持不下請降旨嚴
飭上曰朝廷設立總督節制諸鎮撫總鎮等官正爲假以事權
齊一軍令孫繼魯首肆沮撓仇鸞效尤已各加譴未竟厥罪部議
依違創置不合事體不允行萬達又言詳內而略外者治國撫民
之道也詳外而略內者禦邊防秋之道也察形勢擇要害所以慎
防也大固古雲中地可以扼匈奴捍中夏爲寧鴈諸關所倚重甚
甚要焉祖宗以來山西有兩班官軍分班協守大同歲以爲常
爲慮至深遠矣嘉靖庚子辛丑間大虜越大同蹂躪山西守臣不
能推原其故遽議掣回班軍專守寧鴈又多增參游兵馬添設兵
壯亦如宣大紛紛擺邊閑務之繁公私之費倍往昔矣意豈以太

同爲可以餌虜也。變而幾棄大同。坐困全晉。近山西巡撫楊守謙倡言併守善矣。欲盡掣寧鴈防秋之兵而併力大同。則又未可。夫近年增設者。由量掣第未宜太驟。先年額設者。當盡留第不必罷邊。蓋言掣者。掣所增者也。遇秋暫分兵於大同。主客之名自當有辨。其言併守者。累朝之舊制也。師徒多寡。雖不必盡同。班軍要不失爲便宜爾矣。且寧鴈之守。止宜例於紫荆。居庸諸內地。而特重大同者。慮棄大同耳。守大同。守山西也。臣不量力。經營棄守之役。而重以邊功。其始也。衆咸危臣。請俟秋防無虞。然後定議。臣惟天下之事。有的然而是的。然而非者。有偶然而成。偶然而敗者。使其議果未實。即幸而無他。稍當改之。其議果當。即不幸而有他。

隨時繕修
是邊牆第

猶當守之故謀國者不以成敗論是非况任事者敢以異同萌耶臣敢繪修三鎮邊牆而以邊關形勢冠於首簡進呈 聖覽爾有未盡事開列如左一宣府北路龍門雲州一帶新築邊牆以內多膏腴土田宜分撥附近軍民耕種永不起科隨便築堡寨營房聽其居住一獨石馬營赤城各城共計八十六里并敵臺一百七十三座及滴水崖四海冶永寧等處宜次第修築工費以修造餘銀給之一三鎮已築邊牆責令守臣隨時繕葺巡按御史閱視損壞者重懲以法一山西邊牆所宜聚兵防秋者僅百里耳近於太原計嵐平陽潞安增設叅將四員募軍各三千名歲費轉輸恐不可繼乞行撫按詳議先汰去其冗甚者而北樓口游擊所駐地方

策應未便。亦宜更置。一山西分守大同邊牆百有四十餘里。防秋糧草。見屬山西供億。隔鎮召買。不便稽查。請繼自明年。以山西客兵銀兩。扣給大同司其供億便。一大同大邊二邊遠墩及牆內煙墩。不係緊要者。當革。宜府山西牆外墩臺低薄者。當修。其臨牆舊墩。宜悉減撤。移墩軍住牆上墩臺哨堊。仍修甕城房屋。量給荒田。令其移家耕種。一各鎮塞垣既固。若守臣不能禦虜。責有所歸。令後虜或潰牆突入。各照信地。一應大小領兵官員。俱坐以失陷城寨律。其餘遇賊觀望失誤。軍機者。不分主客。各坐以臨陣退縮。及已承調遣。不依期策應律。疏下部覆得旨。允行。既而山西撫按宣議。華平路二營。悉將而以守備二員代之。其所部募軍三千名。擢

其精壯半附入平潞衛所每值防秋量調大原岢嵐官軍及北懷
口游擊則仍其舊云已而又上邊儲二十事一明職守宣大守巡
官俱備有督催料草關防倉場之勅宜如舊分理其事情實重大
者則以關白巡撫郎中至於山西客兵糧儲出納則屬之三關部
臣召買則屬之鴈門兵備而巡撫主事應相協議者亦如宣大故
事一正簿書三鎮出納客兵糧儲止有循環簿其細未詳宜令關
中設內外號簿守巡設格眼簿以備叅攷一預會計年例邊銀發
之來春不若發之今秋乘此納場之期穀價漸平可以多獲一
責成宣大五路官糧通判專給關防監督收放乃其本職邇來不
肖者既假手官撥而廉潔者又過於遠嫌殊不知設官初意請自今

芻餉出納封篆封識必令身親其事後有紕繆與官贊同罪一
交代各經營糧儲官去任之際吏緣爲姦新至者與勢不能追
請令同官交承必明實稽覈無使後先錯雜情僞失真一嚴委任
邊儲出納或委之指揮千百戶經歷照磨諸官賄賂公行弊端
積自今非官糧通判毋得有所干與一戒諸將每歲各鎮往往
傳虜至調兵詣餉日費千金宜申諭各總兵以體國節財爲心
自譴張致糜帑藏一重官商各邊召市芻餉類多不逞之徒
應召比至催督不可踪跡宜從公編審使人樂從仍爲置籍以稽
察之事發連坐一定時估芻糧價估與時高下而商人乘賤上
待其踊貴乃始受值以規數倍之息請於報領之初定以時估

以信期如期者以原估給與不則從賤一嚴收受收米豈租量寬其斗頭收草束者少平其價值而嚴箴揚堆垛之法仍將守支俱責之官撥令其無所推避庶絕弊源一謹出納且各商承買之後遷延不蚤上納兵馬所至往往有販梁一空不得不於在外兌支者此皆權勢爲之先客邊人爲之書客買窩賣窩悉從此出自今巡撫郎中惟法是視毋以人言沮撓一給勘合防秋士馬餉餉例於郎中出給勘合然錯綜難悉給發不便宜以客兵屬撫臣主兵屬部臣其行糧仍屬客兵之數一編號紙守巡各道置立號簿發各倉場類給膏糧通判用印鈐號遇有度支卽開註以便給價且防冒破之弊一杜濫冒防秋士馬按伏經歷往時率以片紙索餉

領兵督餉之官俱不得與聞自今非有將官字號管糧官印信者不得輕發一禁常例倉場坐堡等官凡商人納豆千石以上草萬束以上至需求數十金非峻法以禁之勢不可止一革重積收支官銀同一權兩使無毫髮低昂安得有附餘積出自今出入如一毋得輕重其手一稽公用凡收納芻餉例有席樣工頭簽柴俱取折色亦令置籍循環稽考一較斛秤各邊舊有原降斛秤歲久損失宜較勘畫一以昭平準一謹防衛各貯積令衛所以踐更卒徭徼一處夫價凡臺解堆垛諸役令郡縣審戶置籍定其應役家數之數歲以爲常戶部覆萬達議是詔悉行之已酉春虜人宣府進逼居庸以入萬達諜知之時大同帥周尙文亦得此諜報問曰汝

常告誰曰嘗告總督尚文方幸宣府兵將無備必且獲罪而已掘重兵可以取寵惡其泄也扶而繫之萬達知其情夜為草疏藉書諸當事力言宣府王將裨帥無一可仗當以大同帥周尚文率精銳以遏虜衝疏上即如萬達議至二月十一日賊以數萬騎犯滴水崖指揮董賜江瀚唐臣張淮俱戰死虜遂南下駐隆慶石河營游騎分窺東及永寧川南及全道灰嶺柳溝大小紅門諸口游擊王鎬大同游擊袁正遇虜隆慶州橋南與戰却之士氣稍振虜移營南向周尚文提大同兵萬騎至南路恭將田率騎千餘來附與虜遇于曹家庄虜猶不虞尚文之卒至也搏戰竟日相持未決次日復殊死戰斬首百回奪其旗賊氣沮萬達躬擐甲胄西略

文臣自厭
古今有幾

恭將姜應熊等兵數千人自懷來來援。麾下將請曰：「虜騎充斥，未可進。」萬達曰：「我志決矣，誓不與此虜俱生。」於是馳驅先入，衆無敢後者。會西風大作，萬達輒索車數百輛曳柴以進，塵霧蔽天。虜大驚曰：「翁太師兵至矣。」遂結營東遁。宣府新任總兵趙國忠聞警馳出，關至空道簡恭將兵千餘迎賊於大滹沱，敗之。遂與尚文等合道追賊，復擊之。虜狼狽夜遁。于是萬達以捷聞。言虜徂于去秋，得志將不足忌，非時大舉，垂涎關南，其氛甚惡。幸偵報早聞，竟期發應。一時諸將奮死以抗方張之虜，使不得南顧。居庸西下，洪府抵歸，斃死，失利宵奔，而尚文功尤稱奇絕。至于慢令偵師，避賊鋒，諸臣則罪有不可逭者。臣寃竟其得失之故，初上如來，惟

已先知庚戌之變虜情雖無常其勢所趨亦自可見

賞罰之先是上密遣人緝知虜勢猖獗及萬達督戰狀已而報捷疏至大喜陞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奏言邊鎮京師屏蔽設險守要唯在審形勢酌便宜而已蓋天下重北方以鄰虜也而我朝與漢唐異漢唐重西北我朝重東北何者都邑所在也漢唐都關中偏西北故其時實始開朔方城受降不但已也我朝都幽薊偏東北則皇陵之後神京之外其所以鎖鑰培植以爲根本慮者可但已也今日天下便宜重宜大以數警也而近時與往年異往年虞山西近時虞京後何以虜情不常也往年急太原其時內邊之修外邊之築建併守不憚勞也今時急隆永則皇陵之後神京之外其所以鎖鑰培植以爲根本慮者可憚勞哉蓋虜

之爲患猶泛溢之水。中國殺守猶障水之堤。諸堤悉成。則漸尋隙。漏諸堤未備。則先注空虛。乃今則已注宜之隆永矣。昨歲禾災於鎮安。今歲狼顧於清水。搖尾以歸。駢首不解。安得不爲之寒心哉。夫往年修邊之役。宜府始西中路者。先所急也。北東二路。限于財力。間多未舉。又以獨石馬柴永寧四海冶間。素稱險峻。朵顏支部巢處其外。尚能爲我藩籬故耳。今西中路邊垣足恃。虜不易犯。其勢必不肯向險遠者。而朵顏支部復爲所迫。徒避他所。北東二路之急。視前皆數倍也。誠以二路邊計之。東路起四海冶鎮南塹。而西至永寧畫界北路起滴水崖。而北而東而南至龍門城畫界。爲邊凡七百里。而一路馬步官軍防秋擺邊者。僅得二萬有奇。及農

精守南山三百四十里之邊。兵分守備疎虞。潰外防。則隆慶承寧之間。倉皇擊動。南山諸口山梁。多可漫走。我力不禦。則畿輔內地。不免驚震。又安得不爲之寒心也。夫天下之事。不有所待。無以全其勢。不有所更。無以盡其力。宣之北路。豁谷僻野。及地產貧瘠。往年不數。數患虜者。彼誠避其險遠。而無所干利。近乃人寇至。再者志在內地。又知內無重垣耳。內設重垣。虜計斯阻。故今左腋龍門衛。楊許二衛。右掖門所滴水屋一帶。須當厚爲之備。以絕所必窺。設使虜仍貪入。則須繇獨石馬營而南。逡巡前却於溪谷僻之間。而我內垣之守愈固。攻不可隄。據無所獲。疲其力而衝其中虛。伺其隙而邀其歸路。當無不獲之寇矣。故外邊以杆北路。內險以杆

京師尋常竊發外邊自可支持萬一侵軼內險復成犄角緩急相
資戰守並用茲所謂審形勢酌便宜而盡之於人謀者也臣往來
相度擬于東路鎮南塹與薊州所屬火焰塹接界塞其中空築牆
僅三餘可以省百數十里之戍兵自此而西四海冶承寧光頭
鎮新堡塹歷鵬鵬長安嶺龍門衛至六臺子墩而止另爲創修一
道類其要害處爲近邊卽與東路新牆連而爲一防秋之時不必
通守南山俱須併力外險蓋不止脩金湯之設崇虎豹在山之威
亦宜成前尾之形獲率然相應之利也謹將經費工役事宜條爲
五事一擬募役宜與五路軍夫及河南班軍儘可四萬請令山西
保定撫臣各籍所屬募募五千人給以費糧委官督領刻期赴鎮

一計工費。宣府東廠驛馬道北路內外牆各一道及諸驛堡門計工費役七萬人以百五十二日爲期度支費銀五十三萬二千六百有奇。請發太僕寺馬價銀及本部缺官柴薪銀不足以給之一移將領宣鎮二路不必增兵第移本鎮副總兵於永寧城務永寧參將於四海冶奇據兵馬願從者聽否則就迭充補足從宜選補副總兵專督圍操軍騎巡徼山陵官將自恭守而下計會總兵調度一議戍卒原以北東二路邊兵單弱不便分戍欲擄京營步卒六千赴永隆協守然京軍未可輕發第令朔州兵僅召募三千益之一備戰車永隆懷保地勢平夷可車戰前保定巡撫劉國創戰車數千輜重之腹地無所用宜取三之二運本鎮則

不加賞而戰之修是疏下兵部覆議得旨俱允行初兵部題禦虜事宜定以遇虜不入爲上功雖無斬獲亦宜陞賞至是萬達上去年各鎮秋防功狀言虜自八月中首犯大同攻牆不克退攻五堡圍困獲田卒我師出塞與戰於彌陀山却之相持踰月竟不得入遂疾馳山西與掩不備該鎮守禦素修虜一犯水口再犯紀門三犯猴兒山俱遭敗衄二鎮撫鎮諸臣詹榮蘇佑周尚文沈俊林春寺及諸文武將吏俱有保障功宜行叙賚疏下兵部覆議大同出塞功甚奇榮尚文等宜俟御史勘至優叙祐等請先加賜賚以爲邊臣共事之勸上嘉諸臣功悉如議先是二年虜擁衆寇宣府東書失端射入軍營中及遭被掠人還皆言求貢不得故擄掠設

責當束約部落不犯邊、否則秋且復入過關搶京輔、萬達以聞、
上謂求貢詭言、屢詔阻格、邊臣不能遵奉、輒爲奏貢、姑不問、萬達
等務慎防、毋致疎虞、其家丁通事人等、私通啓釁者、廉實以聞、重
治之、是時虜恥求貢不遂、又以前使者俱被殺、故但歸掠、射書如
此、然以累入得利、知我兵積怯、所爲言辭、桀驁有要挾意、與數年
前遣使時狀異矣、迨秋、虜果復來、明年遂犯京師、一如其言焉、五
月召入爲兵部尚書、會宣府等處巡撫都御史李良謀報虜酋俺
答率衆入邊、結營東向、歷左衛諸城二百餘里、間未行散掠、勢將
深入、萬達言、虜若從鎮城出、深井、掠順聖兩川、蔚州等地、則總督
麾下及調集主客之兵、備足相持、又南而紫荆諸關、亦已有備、若

從鎮城出鷄鳴超新舊保安懷來逼沿河大白羊居庸大小紅門等地圖爲南下則宣府北東二路戍兵方與金字河長水海賊相持不得離次而南山守隘戍卒又非慣戰深爲可虞第聞督府已摘勁兵繇間道遠出賊前以截東向之路以扼關南之防似爲得策本部仍移檄薊州保定二鎮及京營總兵等官各督兵策應乞更申飭諸臣在關北者計在必戰以退虜在關南者計在必守以保邊毋以疎虞取敗上以所畫事宜亟下總督撫鎮諸臣令視賊所向相機戰守債事者罪無貸先是萬達言宣府北東二路增修險隘度地二百餘里須列卒三萬守之勢必增兵然增兵之目有三曰清勾徵調招募而已方今東北之兵宜徵調以紓目前招

募清勾以圖善後。然因地度勢，則招募宜行于宣府。清勾宜兼乎大同。因舉朔州兵備副使魏尚綸足任其事。請遂增秩專勅付之。以責成効。兵部言徵調已有成議。清勾額難卒復。招募財力不充。且事涉各省，恐非一官所能兼。宜令尚綸如萬達前疏募兵三千。更令宣府守巡官亟于宣大二鎮多方招募。精閱六千。分爲二枝以補奇遊之缺。其募軍支費卽以萬全都司積羨藏銀克之本領舊兵分發永寧協守。仍立限清勾歲復其十之一。則行伍漸可充矣。報如議。冬十月奔父喪。庚戌秋七月大同帥挑虜邀功失事。詔以金華奪情起復。萬達適病疽扶病上疏乞終喪。會虜蹂古北口入蹂踐畿甸。京師戒嚴。上特趣召萬達聞之慟哭曰。主要至

是豈臣子愛身之日乎。卽日哭于几筵，不告妻子，力疾單騎就道。間關萬里，未及四十日，抵京。仇鸞譖萬達殊急，時虜雖出邊，浮議蠱起。上屢問曰：翁萬達至未耶？會鸞挾前恨，又懼萬達至已，不得以愛許。惻惻朝廷，力譖之。萬達有說，不得達。上迂以爲遲，奪秩候用。不數日，起爲兵部右侍郎。鸞有會都御史經略紫荊諸閑，時鸞大招邊鎮勇銳聚之京師。萬達焦勞撫循，義士勇夫爭趨以就功名。軍聲始壯，會兵部抽民兵令急遽，近騷怨。萬達疏其未便，寢之。省費無算，三鎮賴之。萬達晝考軍事，夜念家艱，憂悴殊甚，足疽忽作，不能動履。又上疏，亟賜罷退，以終守制之情。語意迫切，題得解歸。頒行謝詔，中字詭誤。上責斥爲民，冒暑歸鐵林，弊衣處。

於墓側爲書數千言告同省黃佐述其哀墨不得已之情誦之莫
不感愴。鮑江故有河通諸邑漸夕而淤疏治之舟楫通利居民大
悅。壬子冬十月詔復兵部尚書而萬達方游武夷鯉湖至清流縣
病作謂其僕曰亟歸吾將逝矣。越十三日至上杭舟中大劇張目
仰天哭曰我逢明主受國厚恩乃今長已矣其何以報問其家事
不答瞑目而逝。又二日抵家歛之時孺子欣欣如生。又四日簡命
臨門則已不及見矣。萬達性剛志潔。惡惡嚴遠。視抗千古心雄萬
里坦而有制沉而善斷胸襟灑脫洞然如青天白日時出經緯真
如迅雷之不可禦神鬼之不可竊放能達變傾否動有成算雖古
社稷臣以逾也。著有稽察集平交紀略各若干卷藏于家其議

火器略曰臣愚昔官粵中每因用兵參考古火器而病其制之多已不傳卽有傳者又病其重難不易明也於是殫愚慮因舊創新粗備而未試比來宣大仍加參考見今造成有所謂二出連珠砲百出先鋒砲鐵棒雷飛砲火獸布地雷砲之種四者連珠砲蓋古制也古砲之制無弗善而有宜與不宜稽之古礮者機石也用機運石而飛之致遠爾後以火藥實銅鐵中亦謂之礮如神火鎗用鐵爲矢鐵火以發之可飛百步之外皆制之巧者然皆一發而止倉卒無以繼之敵知其故或出其巧智以爲避就者未必無也神機則又苦著矢之難精不如法則不能及遠卒不練習用之惟觀連珠砲其制如神機式其長倍之每杆三分之以次實藥發亦如

之一具而三出有連續之妙虜或避而就之適當後發之衝人可
得放不甚苦其難此古制之尤巧而宜于用者邊人不能知乃者
而作之與神機諸砲並焉倣佛朗機砲而損益之者也火器莫利
於佛朗機大率筒長三尺有奇而小砲則止于伍夫筒之長以局
其氣使發之迅也小砲伍以錯其用使迭而居也先鋒之制則損
其筒十分之六狀若神機而加小砲以至于十口氣可局而用不
使有餘也砲可錯而用不使不足也用則繫火繩于筒外而納火
砲于筒內畢卽傾出之連發連納十砲盡則更爲循環無間斷也
筒仍配其處鑿通一機轉動消息剗擊不流傾瀉不礙末有銳鋒
如戈形無耳長六寸以代鐵鎗之用遠擊近刺其用博矣夫佛朗

機之爲器也昇之者四人、臨發持者一人、放者一人、是六人發一砲也。况火落筒外、出燄人手安砲、或離于度、則暴裂反傷、非善用者、臨時驚懼、心志不定、高下無準、先鋒砲持放者一人、不必布機于地、卽馬上亦宜之。是一人發十砲也。况火納筒中、卽不必善用者、心志不懼、高下可準矣。假如三千營中、每伍內一人執一筒、十砲百彈子、則一伍當有十佛朗機、且兼十槍矣。由此推之、百隊可知、蓋一人所執、不啻往時十餘人所執者、斯不亦簡而便耶。雷飛砲做毒火飛砲、而少爲之變者也。砲之先鍛鐵爲筒、磨石爲子、已與并變而爲毒火飛砲、銘鐵于虛其中、而實之藥、擊虜皆傷、蓋轉

自前代編無家願獻之然身和重其難行舉發致以擊其善好

垣可也。賊發而來迎而拒之，且馳且戰，則非所及矣。于是再變之，約其子砲而輕其母砲，約之使易飛，輕之使易持也。母砲則約長尺許，上廣下窄，下如神機之狀，上盤菱花之形。其法雖略本飛砲而輕重別矣。敵遠則用之以衝擊，或至空而震，或至地而震，或中入馬而震，鐵物之所旁擊，無不糜爛者。敵近則揮之爲鐵棒，連鎗甲而槌撻之，當無不退怯者。人持一具，可以攻，可以守，與毒火飛砲功同而用異。蓋守之砲貴重大，戰之砲貴輕小。守則不離次而易施，重大得力也；戰則屢易次而難施，輕小得力也。佈地雷砲，倣田單火牛之意而增之以炮火者也。田單以火牛取勝，然止東外平角，今虜點猾善避營，疎野濶，不可以觸傷，惟得火砲布擊之，斯

使之震懾。若乘夜用爲尤得策。因其亂而砍其營。蔑不勝矣。而用必馬羸。以其性奔捷。可以代牛。火炮之發。迅烈比之。刃遠矣。是故剡木爲桶。開之。翕之。長一尺。有五寸。圍四寸。火炮繫馬。火線通馬。略如毒火炮法。然其繫之也有機。其通之也有候。匪機則無脫落之功。匪候則無疾徐之節。抵其機則欲連而易斷也。抵其候則欲準而不愆也。桶一而繫炮七獸。一而負桶六。計一獸之所負。則火炮四十有奇。十獸之所負。則火炮四百有奇。若用扁箱以代桶。尤便。雷布而電發。須臾之頃。遍于原野。必有以奪敵之氣。或謂馬羸之性。驚則橫逸。不能使之直衝。故用砲易而用獸難。臣惟水可過。額在山。轉擊之勢。使然而況馬羸之有知覺運動者。或機而制之。

或因地勢而驅之、或因開而引之、或得賊馬而從之、臨時之宜、存乎其人、則亦無不可用也。以上四者、俱當禦備、而百出先鋒砲、則火器之最便利者、古制未嘗有也。自古謀臣智士、較論中國夷狄之長技、如晁錯所稱、匈奴惟善馳射、固未嘗聞其有中國之堅甲利兵者也。乃今北虜則甲刃精好、中國弗能當矣。數年之前、我軍與虜鬪、兵刃既接、輒以骨朶狼牙棒、撻撻虜、虜刃短不相及、間爲中國所制。乃去年虜犯陝西之保安、亦用狼牙骨朶、而中國或弗能當矣。若神機槍、佛朗機、鏡、毒火飛砲等項、則夷狄所絕無、亦其所駭懼者。今日中國之長技、獨擅此耳。邊人苦其難、而未能盡其用。臣是以欲教之輕便、如先鋒砲者、委不可缺、其餘則量爲置。

造可也。

太常氏曰。肅司馬殆天特付之以濟世之才具者哉。於諸邊之阨塞險要。虜勢之強弱緩急。虜情之款戰虛實。如善操家者。談其畝。滑原隔之高下。米鹽鹽醋之多寡。亞旅殫以之勤情。然者。然世之善談者。不必善行。而能行者。不必能動。司馬則懸鑒可行。彰彰底績者也。觀其減餉而餉減。撤戍而戍撤。可知已。愚以爲古稱善談邊者。無過家令。以司馬觀之。無不及也。殆或過焉。繇萬曆之款。贊論則當時苦于司馬之言。不行。以司馬正質。誠。數。實。與。必。更。集。當百倍於今日。所以免古北口之入。石州之破。與連歲殺戮之慘。其功當何如也。款虜復套。兩議俱無成。可惜也已。

楊襄毅博

楊博字惟約，山西蒲人也。舉嘉靖己丑進士，知陝之盤屋，徙長安。徵拜兵部武庫主事，遷郎中。故相翟鸞奉命犒諸邊，以博參幕府。當是時，宣大卒悍驕，屢戕其帥。博告鸞，以便宜撫諭，鎮賴無事。至肅州，屬番數百人遮道要賞。鸞欲弗予，不能。欲子患來者，滋衆。無以應。博請鸞坐堂上，數以命使至，不悉衆遠迎，將縛以屬吏。番人叩頭再三，請乃釋，不罪，而稍賚其首至者。諸番感且畏，竟不敢復來。鸞還，或問鸞當有大經畧爲朝廷永固疆圉，荅曰：「老夫耄矣，無能爲也。僅得一人，將來係邊境四十年安危。」楊郎中是已。既而首以博薦，賜白金文綺，改職方郎中，是行也。起遼左，訖甘肅，歷覽萬

禮是任事人

世固未有無其見而倖成者亦不有不聞心而有其見者

博具得其山川陰陽士馬強弱怯勇民所欲惡之大端及在
方虜數入宣大山西撫督奏報一夕十敕上博懸度立斷悉中
宜時出奇畫衆謂未必然已而無不然皆以其前之歷覽當也
肅皇將有討于安南博請先以文告及乞降請許以自新目疏梗
宜六事上盡用其策益知博自山東提學副使山東糧儲叅政
不四年起拜僉都御史巡撫甘肅肅州邊外屬夷總牙日羔刺等
舊爲土魯番所迫款求內附已議安置于肅州城北威虜等地于
時未築城堡苦虜夷侵掠乃相率環附肅城雜居族類日盛西人
以爲憂而力莫能遣至是歷事監生李時賜疏言不便久且貽內
地患請下所司籌畫永徙之境外詔守臣爲經略之于是博檄副

使王儀恭將劉勳修葺威虜并金塔寺古城添築白烟墩等城堡凡七建墩臺一十有二博召諸夷語之曰若屬羈于此謂暫安可耳非所以計久遠也自白城至金塘水甘而草肥吾爲若築城堡作渠壩給耕具往居之何如咸頓首曰幸甚博因給以耕糞食用之器纖悉皆備諸番謹呼徙出塞令各如所擬地認住計所安置番帳七百餘所部落男婦三千四百餘人遠者至百五十里遂與爲期約自後惟朔望許入城市易凡一應番漢人等不許非時交通出入違者加之重辟于是肅州數十年番害頓除總督王以旌以其事聞因列上諸臣功狀上深嘉之賞賚有差先是二十四年十月馬黑麻速壇赴關納款土酋齊夷使火者阿克力等八百

餘人因而扣關。時總兵官仇鸞都御史傅鳳翔不能阻回。盡驗人安插于甘州。故事夷人五年一貢。貢夷入關半留肅州。至是鳳翔諸夷固欲先期起送。且不願分住肅州。有詔議處。傅乃徐上八事。下禮部覆議。一諸夷入關雖早。及五年之期。請行起送。一例當起送五十。存留二百。阻回五百有奇。今諸夷以候久乞哀。請於阻回數內更留百人。減半給賞。不爲例。一哈密夷使止九十三人。馬止九百八匹。並無挾帶。請分進存起送如例。一諸夷馬例止二百四十五匹。今已驗收九百八十六匹。當退還者七百四十一匹。業已給軍給驛。請償其直。一方物驗退者。聽于甘肅開市。一貢旣屆期。廩給五十口糧二百。聽支如例。所增百人亦量給口糧。一各夷舊

本三百餘道。先令邊臣審問。不合理法者。退還勿奏。一阻回諸夷。口糧俱已住束。今告稱路遠。恐死刺達。虜寇擊之。願俟貢夷與月。船開住。以減生事。端請徑自督發議入。上曰。貢夷事宜。姑如議。行。先撫鎮官。置放入關。新巡撫官。不卽參論。並當究治。夙期。督結。奉。係三月。博一月。兵備。恭將等官。兩月。如再失處。重治不貸。已而。傳言。嘉峪關外。諸夷。時時竊發。而道里寥曠。斥堠疎隔。請增榆林。以諸處。墩臺。庶聲勢聯絡。易爲哨守。上嘉允之。且諭令處置得。道。務。務。實。效。博。又。上。言。甘州。平川。境外。大蘆泉。等地。虜寇。常。經。此。處。請。大。蘆。泉。山。和。山。孤。山。三。處。各。建。墩。臺。一。座。西。接。高。臺。雙。尖。墩。南。接。平。利。關。兩。墩。後。又。請。建。官。等。寨。臺。田。三。萬。餘。畝。召。民。耕。其。

中博又言甘肅一鎮去陝西四千餘里提學經年不到生徒無所
懲勸請如遠東例專飭巡按御史督理并行守巡兵備官按季考
較以聽御史稽查禮部議覆報可西人繇是富而知學虜嘗大入
士競死戰斬首四十餘級賜詔嘉獎博晉右副都御史時甘肅地
方早歉莊浪爲甚博疏請賑貸謂秋成禾貴民已嗷嗷若至來春
勢必不支救荒之政所當先事講求多方處備因條上四事一莊
浪貧丁及土丁自本年正月起至四月止每名月給米三斗銀五
錢于甘肅倉糧價銀借用一沙井兒等處驛遞夫馬糧料宜收買
本色來春給與以寓賑恤之意一各倉倣常平之法收糴冬米至
春時止烙原估官爲糴買一涼州等衛屯田宜行管屯官課民耕

桓春初給種秋成如數徵還仍擇其戶之殷實者領之至是戶部始議覆報可未幾丁母憂西人遮道泣留窮販孤戌至今以爲尸祝仇讐之未敗也博與總督曾銑論之徵下詔獄而銑方議逐秦虜修東勝及故受降三城期並河爲塞勢結要路詆爲生事卒殺銑庚戌虜入薊薄都城驚以動王有寵數毀博上知其情竟不能害壬子驚殛死博亦服除明年詔卽其家拜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經略薊保二鎮庚戌之變虜道潮河川入議者爭請爲備而水湍悍不可城博緣水築墩離立錯峙墩置戍守矢石相及虜遂不復敢掉臂其間秋召還提督京城九門故事歲七月輟分兵守陣如寇至博曰此自疲術也亟罷歸其營兵不勞而費省冬詔博

總督蕭遼保定軍務。選士馬繕壘。除戎器。爲不可攻。以待攻。又請改雲副總兵爲分守。建昌游擊爲副總兵。以墻子嶺東西爲界。西至黃花鎮接境。屬密雲。東至山海關。東接境。屬建昌。俱聽總督鎮巡節制。無何。虜寇古北口。號二十萬。連營百餘里。百道並進。博身披甲登陴。宿止古北口垣上。督諸軍禦甚力。虜屢攻不得入。則併力攻孤山堡。夜攀堞登。我軍斷其腰。虜氣大泄。是時警報日數十至。上爲遣殿衛卒校往偵之。具言其狀。馳賜以耕衣。出帑金萬緡。士博宣布德威。諸軍益感奮。殺傷虜無算。已乃赴屯古城川。次日復南馳。駐虎頭山。夜火光滿野。連亘數十里。博又募死士持火器潛入虜營。夜驚其衆。竟夕四五發。虜衆自相蹂躪。

死北明悉遁去。論功晉右都御史兼侍郎。廢子錦衣衛千戶。明年虜萬騎入馬蘭谷。擊卻之。幾獲其酋。打來孫召拜兵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黜陟將吏。人莫敢干以私。丁父憂。戊午召還。本兵。博方疏辭會虜圍大同。右衛俺荅駐城西南黃台吉駐城東南。脫脫駐城西北。各去城三舍許。內外斷絕。斗粟束芻不復能進。亦無一騎得出重圍者。勢急甚。上心憂之。方遣大臣督餉。又遣薊鎮副總兵馬芳以家丁赴之。已又詔博往援。博乃墨線出關。上聞之喜。賜之銀幣。諭令急爲計解圍。虜聞曰。楊太師來矣。會侍郎江東。及撫鎮諸臣集。主客兵數萬。嚴部而進。虜乃解圍去。是時右衛被圍已六閱月。其將士固守無二心。博疏請褒卹。條戰守及善後事。

以爲將來經久之計。一廣儲糧餉。石衛自解圍後。城中已有米萬石。但孤危之地。非積穀四五萬石。不堪固守。而左衛平遠天城。陽和五處。密邇虜巢。亦當預備。一激勸忠。蓋孤城久困。將士勤勞者。未錄死者。未卹請發。戶部銀一萬兩。通行給賞。官一兩。被傷者一兩。五錢。軍五錢。被傷者七錢。其死者官二兩。軍一兩。仍設壇致祭。以慰忠魂。一查給牛種。卽日仲夏。尚可佈種。請發客兵銀七千五百兩。收買牛種。分給被兵之家。免其還官。一修築墩堡。大同中陳南三路。俱當添設墩堡。而東路尤急。請發兵部銀三萬兩。修牛心山雲陽舖各舊堡。而別築新堡于紅土舖黃土坡二處。仍將各堡空內。每四里修墩一座。分軍戍之一。添設官兵墩堡。旣修。則當計

處軍馬請牛心堡設守備一員募軍一千人給馬二百匹紅土黃土雲陽三堡各設操守一員募兵五百人給馬一百匹操守官悉聽右衛叅將節制一計處軍營邊人不習車戰故虜人輒不支請于左衛造編箱車營百輛其工費取之商稅紙贖銀候有虜警右衛車營自西而東左衛車營自東而西聲勢聯絡可保無虞一表揚倡義當虜圍城時城中人有能出財濟貧乞表其閭曰尚義原發銀穀以官銀償之不必扣除軍餉一安插流移右玉二衛已經蠲免糧銀流移之人漸可復業乞容便宜勞來令其修復私堡再免應徵錢糧在年一請給火器一預防邊堡如拒門殺胡拒胡滅胡是謂義勇外堡皆通驛驛境此之右衛流為剿虜請以時繕修

設官大本
以固內地

賜修倉積穀千石以備緩急無故不許動支疏入俱允行應用
錢糧令該部查發毋緩博又言大同邊牆傾圯城堡破壞雖有士
馬不能遏虜之不南臣請以修復墩堡爲要次則塞銀釵驛馬等
嶺以絕虜窺紫荆倒馬之路備居庸南山一道以絕虜窺陵寢畿
甸之路修陽神池諸處牆壘以絕虜入山西之路三路旣不能達
虜卽馳騁平原而我堅城厚堡以待之不得不北矣若計萬全非
修復邊垣不可而事大不可卒議因條十事以上一選練兵馬言
宣大備虜之計不在增兵而在選兵不在增馬而在養馬請將督
撫標兵量留十之四五以備緩急餘悉歸營惟馬數太少請再發
太僕馬六千匹給軍養之一修築堡寨請如甘州墩完之法責成

經管官移令堅厚如有虛文塞責及頑民阻撓者罪之一經理陞
口欲塞磁窯諸口及驛馬銀斂諸嶺宜將宣府廣昌叅將移之靈
丘改隸大同而加設守備于廣昌與渾源守備俱聽其節制仍行
保定巡撫發銀助工修理各隘口一申明職守言過者御史樂尚
約奏謂戶部之餉已發而軍無見食則罪巡撫兵部之符已遣而
兵無成效則罪總兵持日久略無寸功則罪總督此至論也
臣之愚諸邊獲功不惟巡撫毋得與賞本兵何可與焉蓋勦功罪
者御史也擬賞罰者本兵也借令本兵巡按與有其功則必有
太掩飾之弊矣故叙功宜專以臨戰爲主督撫主于贊與本兵
後無所與矣

其左衛高山站之間、總築一大堡、二小堡、設操守一人、成卒五百人、馬百匹、小堡設千總一人、以充守禦、高山站至鎮城、亦如之、報可、又條議備虜事宜、宣府四事、一分佈士馬、令總兵李賢以正兵駐前鎮城、五路將各守信地、巡撫標下及東路游擊駐懷來、新舊游兵駐左衛東城、以防蔚州等處南下紫荆之路、奇兵駐龍門鵝鵝、以防麻峪口南下懷保之路、總督移駐宣府、或保安以護陵寢、一獨石逼近虜巢、請暫留宣大入衛兵二枝備之、仍額外發銀五萬兩、預處兵糧、一原調礦兵防秋三月、每月量予行糧數外、給米五斗、免給鹽菜、一請工部發火礮大同五事、一年創銀價于九月內給發一半、以輕召買、一勞來流民開墾荒田、暫免科稅、

降卒樂輸樂善千車隨發工部銀五千兩爲造車費一邊人失事
將詐亂既入萬報勦今當以不失堡寨爲重斷獲次之大同地平
無險可恃請今擺邊軍聚伏垣內與廣昌恭將所部成卒協力守
禦山西八事一動支本鎮未發客兵銀六萬兩主兵銀三萬兩先
期糧穀備用一將山西一省見行工部事例銀留充三邊軍餉一
定擬文武監督官分任秋防諸務事畢覈其功罪賞罰之一地方
要事之際監司守令暫免推陞資演候防秋畢日議處一山西兵
少本鎮有游擊丘陞率千人征倭及歲遣義兵三千戍薊鎮皆宜
召還一請令虜計二道盡地分守軍武以西至偏頭關屬之計處
雖即改爲整飭備老軍計石鰐等處兵備仍兼管防河軍武巡東

至平刑關、鴈之鴈門道，改爲整飭鴈門、平刑、北樓等處兵備。一請以北樓口游擊改爲分守山西北樓口叅將，與東路叅將分管邊隘。東起平刑關至霍家坡二百二十餘里，隸之北樓叅將。東起霍家坡至廣武王野梁二百四十餘里，隸之東路叅將。一防守黃河官員舊無行糧，今套虜不時窺犯，守望勞苦，乞增行糧以資戰守。疏入，下所司覆議，俱報可。惟防河官軍在百里之內，行糧不必添。上從部議。博又奏，大同被虜各州縣稅糧有差，詔書至鎮，軍民大喜。博因宣布國恩，選其丁壯之驍健者，名爲義勇，使各路將領分隸教習之。兵威復振。先是右衛門解虜仍駐牧近邊，聲言欲犯獨石、獨石、孤懸塞外，乃虜人宣府趨薊鎮之路。時朝廷每歲

中獨石亦
守獨鎮也

置大兵戍薊鎮名爲入衛專備關以內陵京有變聽薊遠總鎮官
調遣不佐門外之急天宜府邊外屬夷日求內徙撫臣議處之于
遠堡中事久不決博以爲此皆邊境安危所係所宜亟處但大
同禍已燃眉當救一時之急宜薊患在厝薪當圖萬全之計乃建
議請罷懷未叅將劉環四海治守備韓鑑而于獨石城中選有謀
勇爲衆所推如尚表者不拘見任廢棄委之守城功成一體陞賞
其薊鎮入衛俱聽宣大督撫官便宜調遣先發後聞與本鎮互相
應援仍多設戍兵于隆懷爲居庸南山之蔽屬夷來降者但厚其
賞給不得縱之入內以啓亂華之階上俱從之博又言獨石孤
危非憲臣駐之不可乞命分守口北道駐鎮城兼管中路而以分

巡口北道。參議專轄北路。改駐赤城。從之。博既歷陳修邊之說。遂於大同右衛東路牛心山等處。築大小土堡九座。墩臺九十二座。接連左衛高山站。以達鎮城。潞大濠二道。各長十八里。小濠六十四道。交互聯絡。虜左右顧。不得聘而南。晉太子太保尚書如故。肅左副都御史。虜酋孛素時以輕騎擾邊。計擒之。斬其黨十五人。分兵襲擊。斬獲又若干人。未幾。虜入薊州。詔博移鎮。博言秋防期迫。臣謹以便宜指揮各兵備官。分地畫守。天津兵備副使雷夢麟駐石塘嶺。密雲兵備副使李尚智駐古北口。山西冀北道僉事董邦政駐牆子嶺。俱各提調本區。薊遠兵備僉事伊介夫駐太平寨。提調太平馬蘭谷二區。霸州兵備副使溫景蔡駐燕河營。提調馬蘭

石門二區兵備副使栗永祿駐昌平提調鎮邊黃花鎮二區責令
人自爲守候入冬解嚴後覈其地方有無失事以爲功罪得旨允
行博又言薊鎮以守爲主用步宜多用馬宜少其宜大入衛遊兵
三營每用馬兵五百以備追逐其餘二千五百宜盡用步兵請勅
各守巡官精選驍健每營務足三千如法操演聽候後調多餘馬
匹暫收別營候軍還仍歸原伍兵部議覆報可
是年六月虜錄大同鎮川堡入犯延至宣府東西二城駐掠內地凡旬日會久雨分
道西自趙山溝墩東自丁零嶺懷安左右衛引去博條上經略宣
大八事一宣府懷隆永寧南山一帶西自合河口東至橫嶺止計
長一百四十一里修築大牆已完三百餘丈未完者宜責令擺邊

軍士分工修築一補修大同鎮西中二路寧虜堡至樺林兒墩廢
兼邊牆墩堡敵臺及改復雲石鐵山二堡宜刻期修理移在秋前
報完一宣府墩臺疎遠以致炮火不明宜于中西南等路并鎮城
外諸要害處增築墩臺西陽河渡口堡挑溝一道以限虜騎一班
軍自三十九年爲始應給行糧布花并主兵加添征哨銀宜查數
給發其河南秋班未至及逃回官軍請令撫臣各月糧帑數扣解
以備邊用一宣府南路順聖東西二城宜各置驛站以便通運大
同許家莊宜設守備以便防守一兵馬按伏設有虜未至而先伏
者及名伏兵于此而避虜于彼者又有虜去而伏久不歸者宜當
酌處設伏于賊衆將至之日不得先時以老師伏兵于賊所必由

以山西與
諸鎮等論
與翁司馬
左豈襄毅
急事耶

之處不得避地以玩寇虜回兵卽掣不得愆期以匿財一山西北
抗三關乘寨守障與諸鎮無異諸鎮之費取給他省而三關所需
則竭賦自供今災沴相仍民力不堪乞行巡撫嚴督兩司并府州
縣官節費愛民正賦之外無名之供宜稍停罷悉允行博又言宜
大荒田水利宜加意開濬仍照旱田舊額徵糧以勸民業其上花
園等處修築墩臺三十座借用客兵銀六百兩有奇宜行戶部給
還報可博又言勦遼二鎮唇齒相依無秋彼此警報緩急互具全
宜令遼東總兵官楊昭於七月以後統領勁兵移駐前屯一帶一
遇石門燕河二區有警徑自入關應援至於西黃花一帶極當虜
衝昌平居庸所係尤重仍當嚴行宣府總兵官李賢亦於秋期移

駐懷隆整兵待援如遇濠西有警馳入居庸會合薊兵併力勦截
疎入報可是時諸酋震悚終歲無敢近塞者召還掌部事加少保
權倖不便博所爲往往爲飛語中以奇禍上悉拒不納更下諭
褒美讒始息壬申八月上又諭大學士嚴嵩等曰自博入朕每
慮邊務今秋恐有慢者其語博番定策以遇之於是博上守禦機
宜略曰今之九邊大率以薊鎮爲重蓋腹心旣安四肢自無可虞
今虜止是永邵保兀慎擺腰三部兵寇大同鎮川堡而其酋俺荅
黃台吉把都兒及土蠻等潛形不露竊恐其謀窺薊鎮伏承宸
慮臣謹以大事獻一請先勅邊臣逐大同之寇堅壁清野以因其
守設伏出奇以挫其鋒分精兵以搗其巢簡惡少以邀其馬使賊

不得近薊鎮一禦。必先獨石哨探。所謂薊鎮得情。獨石得其形也。宜令宣大邊臣偵實馳報。預備之于黃花古北等處。一薊鎮各區兵備官。一切兵糧事宜。悉聽其區處督撫官不得遙制。仍定擬賞罰以勵人心。一昌平居庸黃花鎮三區。與宣府懷來隆慶永寧四海冶相爲唇齒。宜大總督每當秋防移駐懷來。正爲南山之備。但事在兩鎮。未免自分彼此。宜令相機策應。使虜馬不能入關。卽爲首功。一薊鎮主客兵糧屢稱缺乏。宜卽時給發。一燕河冷口一帶逼近遼東。督撫官隔遠調度不及。宜責之遼東兵將。聞警星馳赴援。不必俟調疏入。上悉允施行。令戶部亟發主客兵糧毋誤。九月。上復諭輔臣曰。北虜爲謀深狡非常。本兵何乃不虞。原內

邊事而胡不足敵今須益兵堅守勿輕戰京營亦宜爲備于是博
上言俺答黃台吉二酋夏間會駐青山之後其謀甚深秋杪分屯
宣大之間其踪漸露大約聲東擊西竄伺薊鎮及知我有備一路
徑趨府馬營等堡一路窺大同平虜等城臣移文各督臣日凡數
月賊未入同者已撤將官備其三面邀其情歸復屯兵守左右衛
在宣府者卽涉總兵游擊官當北路之衝而又留別將等兵守南
山內外之防不敢不豫矣今請申飭必俟冬寒水合乃可戒嚴從
速剴切總督楊繼條上地方極弊十五事得旨選所陳弊狀前官
在任者查辦其後嗣嗣補卽令當道整理兵部其悉心議處以聞博
上言邊事甚重臣竊思邊防之計以振邊軍令直隸

兵部奏五千兩以充撫賞圖練之際賞罰並行以精訓練倣甘肅
軍院之制以修城堡正將領失事之罪以肅軍法復給衛兵路費
以作士氣議入 上曰薊鎮督撫諸臣遇警則張皇告急惟調客
兵防守圖保目前無事則苟延時日何爲國忠計者邊兵之調初
朝權宜今已十一年未見減撤却又重加挑選何時而已不獨供
餉繁費人情政體皆非所宜茲所議亦只循常題覆目今如何練
主兵方可免調邊兵卿博歷任茲鎮宜竭盡忠謀大破常格整理
其仍別議以聞於是博又議上十事一各區主客雖有總副恭游
導官爲之訓練而尤宜以兵備爲之監督撫時閱視之仍以

緩優其犒賞且久任兵備以責其成一陝西三鎮客兵久疲延綏尤甚宜將延綏游擊時達所統遊兵一千五百名免其徵調其餘仍舊請勅邊臣慎加簡閱俟主兵精練歲減一枝一邊兵旣欲漸撤精選京營爲八部部足三千人騎居十一爲傳報步十九爲列守以春秋二季番戍居庸鎮遠二區各領以叅將三人務期練習整肅一請選戶部侍郎一員量兼憲職專理昌平二鎮土客兵軍儲今歲獲頗豐請戶部發銀十萬兩仍借發工部銀十三萬兩令乘時漸爲采補給兵餉歲一更代俟後規模既定仍以總督兼巡一請稽覈前後所發各區火器責其試用一請分定各區主兵總

宜令封疆之臣按行塞垣之外相地戰守毋恃邊牆之固仍優
探之賞一屬夷向化則懷之以惠作姦則威之以法撫賞之資取
之帑銀及本鎮香課禁毋剝及貧軍一山海關一片石等地距薊
鎮數百里而軍士就給其糧不便宜令督餉郎中隨宜酌處本折
兼支各從其便一請搜簡廢棄將領議入上俱從之工部銀亦
准備發惟督儲侍郎罷不遣博又奏五軍營恭將尹秉衡所選官
軍一萬二千人擬于春秋初赴居庸鎮邊二區戍守上曰營兵
戍邊與原議減邊兵數多三枝應否遣去其更熟計以聞於是博
等又言京營之兵頻年坐食漸成驕惰近議摘選番戍其說有四
一則使京兵習見烽燧涉歷勞苦可以轉弱爲強二則居庸鎮邊

議入許之、冬、魯鐵從實舉行、未幾、虜酋土蠻等大舉寇遼東、攻重
關、錦川營破之、巡撫都御史吉澄以聞、因言、本鎮士馬單弱、城
堡頽壞、不堪戰守、請如大同往年故事、特命重臣調發兵糧救援、
且促新任總兵吳瑛到任、上諭兵部曰、吉澄所奏、地方危甚、當
急援、吳瑛果勝任否、防禦事宜、其悉心計議以聞、於是博上言八
事、一言瑛老將、號健、可以責成、二言前屯要害、宜亟築城堡、而零
寇出入、無時不便工作、宜增調精兵防勦、三言鎮巡官當親詣道
屯、選兵應敵、四言歲調遼東兵四千人入衛薊鎮、今可暫免、專備
遼東、五言增募壯兵三千、專備前屯一路、六言急發戶部修邊銀
令先修山海關、東至廣寧一路臺牆、七言宜發火器、八言復八重

餉商稅爲撫賞宗顏三衛之用。上悉從之。博又言比者西北路
各有警報，以臣計之，大抵薊鎮山西爲急。其防宜預乞申飭各鎮
守臣，在薊鎮則畫地分區，步兵列塙拒守，奇兵按伏應援，以守爲
戰。在宣府則山南山北，增佈兵馬，在大同則遠哨廣備，清野堅壁。
在山西則嚴拒陽方等口，在保定則分防紫荆等關，以戰爲守。又
獨石三間房白草川爲虜入薊之路，宜責叅將劉國哨探馳報。又
畿輔有警，各兵不能卒至，乞勅宣大總督江東移駐懷來，以備薊
山一帶。宣州鎮總官馬芳趙孔昭移駐隆慶，以便星馳抵關。大同
鎮總官黃應泰陳其學移駐懷安，以便馳入居庸。山西鎮總官吳
繼揚懷遠務能嚴密以禦虜，則應接宣鎮保定巡撫各處

駐易州總兵官祝福將駐浮圖峪以便馳入涿州仍於京營選精
兵堪戰者以備調發得旨俱如擬十月虜擁衆自牆子嶺磨刀峪
潰牆入犯京師戒嚴詔宣大總兵官馬芳姜應熊劉漢等速調兵
入援以總督尚書江東統之餘戰守事宜兵部條列以上又勅文
武大臣分守皇城京城及重城諸門而令鎮遠侯顧寰集京營兵
分佈城內外上諭各臣曰朕東見火光虞此虜去京不遠諸將
何不截殺其令兵部傳語寰等協力逐勦明日又諭各臣曰通溝
二地係糧餉輻輳之處其保之陸地以劉漢護守馬芳專衛京師
毋怠是時總兵官胡鎮孫臚及游擊趙添等已領兵赴通州迎敵
有旨胡鎮在通州河東追賊得無乏食其遣官厚齎餉濟之有

偏手事
爲如虎

功朕不勒賞。於是博奏曰：陛下卽諸將至此，諸將當益奮激。但
將黃演等及孫臍俱與鎮爭先赴關，宜一體處給，以作士氣。報
可。大同總兵官姜應熊等禦虜於密雲，敗之，斬首二十餘級，奪馬
四十匹。時虜自三河漸引而北，京師稍解嚴。上諭博曰：聞賊滿
載去矣，殺未及半，何以禁復來不犯者？博奏：虜雖北遁，山路崎嶇，
未能卽出。今江東胡鎮等在，且有遼保兵爲援，可必勝也。上聞
報，仍命照例給遣東兵賞。是役也，虜形初動，謀卒于一月前，得其
情，知將窺瑯亭，故厚集兵馬以拒之。三衛夷爲虜導者，偵其難
入，則結總督楊廷選調虜欲歸，滿家口進，選信之，乃引精銳往赴博
策，虜詐遣止，其行不得，手爲書三止之，又不得，因激諸路兵赴都。

此時全不
爲宜大舉
萬一東虛
奈何

虜衆間自牆子嶺入兵部所徵各路兵乃先後悉至若宣大邊
東則傾鎮來援分屯懷東西皆相伏不發一矢自虜以二十一日
入境邊及巡撫徐紳俱得罪則提標兵徑趨都城屯東直門外旋
回通州遣偵標兵副總兵胡鎮同總兵孫臚游擊趙添等會灤
諸將東行拒虜至三河虜方圍灤東諸將傅津等於鄭官屯急攻
不克見鎮等初至營壘未定遂移兵邀擊斷其衆爲三臚添皆死
鎮身被數鎗會楊晉石玉等兵來援虜乃開西壁縱鎮出遂大抵
灤東諸路縣邑村鎮所殺酋無算宣大總督王東自居庸入援
上特命總督內外諸鎮人馬獎諭使討賊東率大同總兵姜應熊
等壁順義不敢進虜輜重旣去以精騎殺後徐引而北諸將悉望

從末如此

屢屢之疾徐以虜爲餌虜至鴿子洞將郭琬預伏火器待之加
以雷木滾石虜被焚擊頗有死者乃別取道龍王峪磚窯兒等處
是時虜厭欲且疲及失道衆亂兵法所忘乃諸將竟無敢發一矢
者賊去乃稍取零騎及失道罷者報首功蓋中國之精兵使馬十
七在是而功能止此矣初上聞虜入甚怒夜東顧見火光謂中
外當事臣欺罔旋以科臣言械警總督楊選等繇是諸臣益懼
每日夕事三四報捷侈言功伐冀以移惑視听止雖厚賞錄東鎮
薛而奉其竟不以稍勺及之蓋神衷深遠矣憐乃條上繼畧剿
鎮事宜六議處總督標下精兵填着胡鎮孤山之戰標兵之力居
多顧軍門舊號標兵僅一校耳與鎮無源無標兵請于總督劉

下增設一教廳，將胡鎮何淮武備操演，各設一校，凡流賊
足三千人，或各區見兵，內挑總頭，平各處丁內召募，有警
總兵官五校各一營，相機剿殺。一議處各鎮入衛，是兵，延緩軍
同原官府大同遼東保定七鎮，俱有入衛之兵，往來以應，勇
而今則僅取克款，宜令各總督等官，慎簡而後遣發。一議處
撫調撥兵，諸鎮應援，其其中強弱相半，無救緩急，宜汰弱者，而
募勇者，各滿以二千之數。一議處兵官駐劄地方，總兵官以撫
衛故，盡置一二屯，管然去軍門甚遠，即今古北石塘，最爲屬
衛，宜于
春秋二防，文靖移駐石匣營，一議處城內，雖有城，然古北諸
將宜相度事宜，設險設防，如地坑，賊犯此處，所以保之，此

入衛邊兵糧賞各處入衛之兵宜從厚計處以鼓其敵備之氣一
議處宜遼境外哨探虜犯前鎮既賴宣府獨石境外預有偵報請
以獨石參將附屬前鎮總督節制論功行罰與前鎮將領同之一
議處州縣軍民屯堡沿邊之地賴屯堡爲保障宜令一二十家爲
一墩身自督之一議處前鎮獲功賞格前鎮密邇陵京比之各邊
緩急不同拒賊不得入邊雖無斬獲亦准一體世襲有臨陣斬獲
如胡鎮等近日之功者宜超勝二級不願陞者賞銀二百兩所獲
馬器悉以予之各邊不得援以爲例一議處朵顏三衛夷種三衛
夷人名爲順從而實則勾虜入寇宜令督撫官宣示朝廷恩威多
方論之俾不敢復蹈故轍一主是某言令前鎮及宣大三邊總督

等官各邊行屏忽其更宜計處與未盡者。臣議聞。上復諭博曰。擇將練兵。須集計來聞。三衛之夷亦須一處導虜狂肆。皆此物也。博見云何。博乃集廷臣條議十四事。一更大將保定總兵官祝福。非應變才。昌平總兵官何淮。年力漸邁。俱宜別用。而以京營副將尹秉衡代福。宣大軍門游擊劉漢代淮。一處將領。薊昌將領自副。恭而下。悉令督撫等官甄別勇怯。以爲去留。一嚴薦舉。一酌任使。士無兼材。而各有所長。如用勇將以搏戰。用智將以設險。宜量而使之。自指揮以至鎮撫。俱許超格推用。一舉廢遺。一明體統。邇來法紀廢弛。士不用命。宜令總兵及裨將各遵勅諭。但有抗違軍令者。卽處以軍法。兵備官不得擅陟將領。州縣官見總兵廷恭用。

官禮應收保時不遵調度者許總兵官參究一練主兵各鎮不衛
邊兵宜令分營操練仍許諸將自募家丁一體給餉每員下雖至
二三百人亦不爲多一練鄉兵一清占役一裕糧餉一備火器一
處外口薊昌三鎮口外卽爲虜地宜增設重險以遏其衝一議邊
吏順永二府有司俱有地方之責宜令撫按官速行甄別白吏部
爲去留一查京營兵不堪赴關者多宜令戎政大臣選精兵一二
萬人以防緩急一處三衛三衛夷人善惡不齊難以槩勦有勾虜
作逆者責所轄都督執獻鎮之重典其都督自行勾虜或私庇其
勾虜之人卽褫職絕貢至于向化之夷則多方撫字有能殲東西
酋首以獻者予萬金疏入上皆是之命劉繼等從實舉行其處

將領明體統二事仍令各邊一體行之又以薊鎮及宣府添設兵
備官數多於邊事有損無益令吏部裁議具奏得又奉旨集議京
營實政其略言祖宗設營兵于京師以壯邊兵之根本居重馭
輕意甚深遠去冬變生倉卒請調紛紛以致戎政二臣莫知所措
從之則慮及剝膚不從則橫生口語臣等以爲宜及今秋防之時
先定規模使營臣之計審而後邊臣之望塞因條十事一核操練
之寔言練兵之法有合有分今主將入營僅舉合操未暇分練也
令每月以初八十五二十三總閱之餘日諸將自練一核戰守
之寔邊兵主戰京兵主守今京師南有重城事勢稍緩宜于東北
三方用車營八枝西方用二枝去城一二里爲營其戰兵六枝遠

副將四人屯城四隅，惟參佐二枝許聽近京亟調，然亦不得輕發。一核將領之寔，言諸將不和，往往心口異狀，是非蜂起，宜重繩以法。一核軍士之寔，言兵在善練，亦在善選，固有選時強壯而練時衰病者，今去選半年矣，宜隨練隨易，勿待類選。一核論議之寔，言近日營政或軍分三等，朝改夕更，或將列各營，東移西調，舉棋不定，何以勝偶？宜黜異議，以考成績。一核火器之寔，一核兵車之寔，一核城守之寔，一核彈壓之寔，一核哨探之寔，皆言不時修理，戰具分部率伍，以爲城守偵報之用。詔務實舉行。乙丑，以一品再考。廕子國子生吏部尚書缺，廷臣首推博。上難其代，留疏一日已，乃竟改吏部未幾，帝崩，莊皇帝奉遺詔錄忠諫，舉遺佚，博皆

贊成之修平宸濠功復新建伯王守仁爵召諸舊德布在臺省郡
邑長更有聲績增秩示勞不輕徙官一時所稱善政多出博請丁
卯一品三考晉少傅兼太子太傅再詹子國子生已巳論事件直
會左右倖臣多毀之者謝病歸辛未莊皇悟詔起博以冢宰行
兵部事神宗嗣統邊餒益稀詔還吏部以一品四考晉少師兼
太子太師仍詹子國子生賜賚甚厚癸酉分獻夕月壇疾暴作扶
歸上疏乞致仕上不允加賜餼牢酒米博又疏辭有不忍言去
之狀三不得不去之情三上乃許賜乘傳命子俊民俊卿侍行
至蒲數月卒上聞賜祭葬贈太傅謚襄毅詹一子中書舍人博
性明達事無大小一見能得其微與其終所當成敗言于士大夫

下至厮卒無隱情。談說古今品第人物。敷暢該博。聽者怠倦。蒞官
臨戎。應酬庶務。雖甚煩遽。意常安閒。夙興候朝。夜分計政。不少倦
怠。亦無勞苦之色。秉旌杖鉞。鳴玉曳裾。顒顒昂昂。人望而畏。蓋其
稟厚養完。非偶然也。所著虞坡集詩集雜著。歷官奏議。凡八十四
卷。

太常氏曰。史稱張千秋以中郎將隨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
光問千秋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成地圖。無所忘
失。大將軍賢之。則襄毅之見知於翟文懿。豈不宜哉。終襄毅之身。
所以坐籌廟堂之上。猝應邊陲之亟。而中其宵警者。悉以是爾。襄
毅與翁司馬後先相望。俱以運籌顯名。然錄司馬之說。可以承周

封疆。經。襄。毅。之。策。捷。於。補。苴。籌。漏。司。馬。之。省。餉。有。明。驗。一。時。宜。大。
進。出。約。於。往。歲。十。五。襄。毅。之。加。費。無。已。日。迄。今。薊。鎮。之。需。視。彼。九。
邊。幾。半。漠。東。之。圍。投。鵠。鳴。嶺。之。戰。勝。負。懸。矣。然。襄。毅。之。氣。度。弘。毅。
才。諳。警。敏。則。余。嘗。望。而。知。之。

曾襄愍銑

曾銑字子重其先浙之黃巖人高祖仁政徙居揚州三傳至封長樂知縣輔生二子次卽銑也銑忠孝之節出於天植自幼輒有大志以諸葛武侯范文正自期而沉毅善謀迎機立斷世莫與伍其果敢任事之氣又足濟之年若干督學使者至郡守多取貴人子弟入試旣而督學止以銑充博士弟子輿情允愜嘉靖戊子舉應天鄉試己丑進士授福建長樂縣知縣發奸摘伏旌善鋤惡邑中豪右屏息於殘獄多所平反治行爲八閩最癸巳授監察御史未幾轉大理丞以忤輟歸明年轉大理左丞辛丑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尋擢由東乙巳春陝西巡撫是秋陞陝西總督方銑之爲

御史出按遼東先是遼東古稱產馬時刻騷擾編差則盡各軍
帶丁渡海又勒衛官解俸追徵遼陽城外圍墻二十餘里未也
又包土臺未已又以堪輿家言築城北土山俊法嚴刑督促甚急
又派租牛俱耕墾城壕軍士月糧多不以時給額有隨馬軍田五
十畝中軍劉尚德迎合經意呈請入官繇是不堪命怨譴繁興
有軍人趙憨兒者乘衆怒而起宣言曰吾儕如此苦役又欲奪我
軍田何以爲生明晨盡並赴撫院告免衆皆聽命次日擁至撫院
乞免踏田劉尚德訶之令還衆還洩忿尚德肆行鄉打經懼越墻
走苑馬寺空廨憨兒等搜捕得之亦加戮辱羈之都司憨兒等遂
盡收遼城鎖鑰爲城守計時銑方行部金復聞變亟行副總兵李

鍾揭榜安撫、凡經諸所措置、爲衆不便者、采罷之、命將吏督諸軍、操守如故、於是亂軍稍稍受約束、城門始開、疏請乞晉、天恩、原下情、宥愚慙、全生命、以安邊鎮、因以單騎、見賊、諭以禍福、開之生路、諸軍歡聲動地、曰、惟御史爲能活我、反側漸定、始分部將士、晝城守九門、及鐘鼓樓等處、非時巡警、懲其飲酒誼譁者、遂叅奏都指揮劉尚德等、逢迎呂經、失撫字狀、而又爲軍士乞原、疏俱下都察院覆、銑議、欠當、往年大同逆軍、戕害主將、罪在不宥、撫臣無謀、輒爲請救、蓋一時偷生之計、猶可說也、今諸軍未有反叛之迹、而乃坐尚德以激變之罪、事情法律、兩不相合、且遼陽既非反叛、則罪不至是、若索其首事者、盡俛首受法、誰敢妄自跳梁、以取滅族、

之禍蓋軍士雖無反叛重情其拘制都御史捆打都指揮擅出獄中罪人收九門鎖鑰亦當求其爲首者以正其罪今乃不此之思而各官之叅大小不遺是豈法理之正乎柔懦之論不足謀國苟且之見大失事會銑議非是詔會兵部再議以聞時御史王廷亦言頃者兵部第議查勘職官而軍士則從撫處科臣曾忭沈繼美等屢以爲言乃執議如故蓋懲大同之事而因噎廢食耳且遼陽今日謂非大同啓之不可臣以爲法不可廢漸不可長併下兵部終以銑言爲是謂卽懸榜省諭操備如故其開端誼諱者不過數人聽巡按御史查實逮問上從部議呂經奉旨革職經亟還入廣寧治裝其中都指揮袁璘者素諂事經擬扣諸軍價爲餉

裝具得幸於警見等狎邊陽前事鼓衆倡亂先是有張孝兒者以
積怨爲經、竊發擊獄未遣、警見知其怨經、廼先劫孝兒出獄、率衆
持挺、拊院門而入、執經數之曰、非爾汰我餘丁、徵徭銀耶、非爾奪
我牧馬田耶、而復能虐使我築墻種樹、終歲勤苦、不遑耕織耶、殘
虐髮膚、裸而置之衛獄、取娼婦一人同衽、拊之、據守五門、復入院
聚諸公牒、并經私篋、縱火焚之、延燒公署及儒學東廡、一時俱燼、
遂破庫切旗、盡分其黨爲四部、鳴鑼鼓、竟日夜、明日取經及薛、
首揭標、環遊五門間、孝兒且行、批其頸、窘辱備至、隨復繫之獄、
經、
將營糧郎中薛、吳索經所藏軍餉、及冬衣布花舊類、且要給賑、
將營糧銀幾萬、兩復有鎮守太監王純、都督劉維等、各具奏請、

請遣經問理而乞遣故總兵郤永待
郎周述赴遼撫鎮於是禮部侍郎黃宗明言前者遼陽之變因生
於有激今重賦苦役皆已改正豁然而起復誰激之此干法不宜
復寬貸請令新巡撫韓邦奇督兵壓境揚威聲罪取其首惡且邦
奇恩威素著若假以便宜權使之悉心經畫其事必辦疏下兵部
覆得旨竟從純等請遣官校逮經而璘及各官有罪者下巡按
御史逮問今吏部再推可以撫靖地方者乃以巡撫山西都御史
任維巡撫遼東是時撫順城指揮劉雄亦爲其部卒王經等所囚
雄以招慰款怨經等見遼陽倡亂乃乘機夜糾衆擁入其室盡掠
其囊篋執雄與其子勲連頭反縛之真諸空館閉城門鳴鐘鼓以

驚衆者指揮董震等以敵變聞銑檄定邊指揮胡承恩代維諭衆
軍操守如故錦衣衛官校違呂經者至廣寧諸軍疑駕帖非膠黃
是詐爲天使謀脫經也復譟亂擁經併官校寘廣寧獄總鎮等
官諭以禍福乃出官校越二日銑遣人宣示諸軍始出經付官校
行於是銑乃勅諸軍及總鎮等官疏下兵部議刑部侍郎林廷楫
親詣廣寧訪捕前項逆卒首惡嚴狀奏聞報可遼陽亂卒趙劍兒
乃詣廣寧與蠻兒合謀欲俟鎮城衆官拜表集軍刷隊卽其夜脅
衆爲亂總兵劉淮微聞之是夜偶雨乃散遣衆軍蠻兒等謀不行
復造妖言惑衆密結死罪囚王泉劉向上於獄流言廷楫至將盡
衆首逆衆遂集逆者次有誘衆中人與共叛謀俟廷楫至閉城門

獲赦恩及給賞如大同例、號將刺二城及撫順所首惡名、潛授方
畧、遼陽令副總兵李鑑等、廣寧令備禦韓承恩、及舍人金鎮、達官
郎山等、撫順令代管備禦胡承恩、赴期擒捕、於是剿兒等八人、暨
兒等十有三人、及撫順亂卒王純等七人、同日被獲、銃因具奏言
前者大同之禍、起於制帥之喜事、成於用兵之寡謀、智勇俱廢、卒
無成功、得失昭然、監戒不遠、皇上獨斷遼東之事、而不疑於群
言、真禦亂之上計也、夫何逆軍無忌、自棄生成、一聞大臣之遣、互
相鼓煽、既約閉二鎮之城、以要赦、又欲援大同之例、以要賞、挾刃
以伺機、盟神以固黨、訛屠城以聚衆、攀重囚爲謀主、其始也因激
而倡亂、雖無素謀、其繼也負罪而逞兇、漸成不軌、夫法不可假情、

不可縱苟上有假借之法則下有放蕩之情往陝西兵變未幾而大同效尤說者曰大同之變所以處陝西之變啓之也大同殺參將殺巡撫未幾而又殺總兵說者曰李瑾之亂所以處張文錦啓之也蓋惠竭矣而威或不伸威行矣而法或未盡蓋竑小醜習於耳目自謂凌辱命臣賊殺主帥不過如彼我輩何忌焉今宜勅兵部會法司議行欽差大臣覈實其事惟據兇逆之原情以盡律例之本法至於應參職官悉從重究無事姑息事完之日將各犯情罪戒諭諸鎮以肅紀綱則威行於恩外威振而恩益深仁盡於義中義明而仁益篤矣詔下兵部議覆如銑言得旨首惡既擒不必查勘法司仍從重擬罪程刑取回其餘未盡事情只令起按

御史勘明具奏。法司因言事在彼中、避難還斷、請令撫按官論展以聞。上謂劓兒蠻兒等開端喧闐、窘辱撫臣、燒燬公廨、擅收門鑰、劫放獄囚、情罪難容。卽行撫按官嚴謝明允、徑自處決。梟示各城、其脅從者、亟爲勘覈。於時銃及巡撫任維、議劓兒蠻兒與王經等罪俱坐斬。卽時處決。并先繫於獄中者五人俱梟示各城。原禁死囚劉向上于梟事關別案、劓以待報。都指揮劉尚德、郭繼宗、王孝思、李璘、指揮劉雄、百戶張斌俱比守禦官撫馭無方、致所部軍人叛者律、追奪世襲。杖發邊戍。因悉經持法過刻、行事乖方、以致損威辱國。太監王純總兵劉淮遊擊史俊、控馭寡謀、剿裁無術、聽亂軍而妄奏、施卑禮以求容。戶部郎中李欽、吳多加額銀、虛補侵

危均屬有罪請自 上裁兵部法司覆如其議 詔以果向上如
律處決尚德璘生事獻諛幾危驛變情甚可惡請發永成極邊仍
揭黃不許子孫承襲繼宗孝思賦雄各成邊衛李欽吳別用經上
撫馭無方致所部軍人叛者律成邊准革職閑住純俊姑寬有能
設策弭亂忠盡可嘉待有京缺陞用諸擒賊人員各查奏陞賞銑
陞大理寺丞時三人坐法當死其二實應未減有司咸擬大辟廷
尉不能決也銑力諍得免其讞疑多若此既而巡撫山東苗至刺
賊劉儀嘯聚魚臺之獨山鼓衆倡亂銑檄兵備金清率兵捕勦擒
其首惡衆皆潰散事聞賞賚有差癸卯秋虜古襲入寇十八盤犯
平定嘉陽蓋縣銑度三縣俱在兩山中廣斷斷不連動政事建議

故○國○擾○。幾○旬○下○。臨○清○孰○能○禦○之○。臨○清○商○賈○輻○輳○。百○貨○聚○集○。足○居○
戎○心○。請○築○臨○清○新○城○。是○歲○山○東○大○被○銑○。卽○召○饑○民○爲○役○。城○成○歲○以○
不○害○。虜○遣○小○哈○兒○者○。自○雲○中○入○。直○抵○臨○清○。窺○我○虛○實○。賴○銑○法○令○嚴○
密○。旋○就○擒○獲○。人○始○服○其○料○敵○之○明○云○。暇○則○修○葺○湖○南○書○院○。檄○督○學○
選○傳○士○之○明○經○者○。經○各○二○人○。集○六○郡○俊○秀○教○之○。銑○時○與○橫○。問○難○
說○講○不○倦○。士○益○彬○彬○。向○風○矣○。奉○安○州○產○瑞○麥○嘉○禾○。衆○議○奏○聞○。銑○曰○
吾○不○敢○獻○諛○也○。旣○而○州○守○自○爲○奏○獻○之○。會○西○苑○出○有○瑞○穀○。上○享○
甚○。州○守○因○獲○美○選○。銑○不○爲○意○也○。時○議○增○州○縣○民○壯○。銑○言○山○東○地○瘠○
民○貧○。不○堪○重○役○。近○以○防○虜○招○集○義○勇○。乞○卽○編○入○均○徭○。免○其○他○役○。以○
充○民○壯○。報○可○。先○是○給○事○中○蘇○應○曼○言○。巡○撫○之○設○。腹○裏○易○而○邊○方○難○。

大同縣於塞外邊防尤重大同撫臣總大有請准江南未請邊事
曾銑則熟練邊情用之有效任以山東實違其用乞改銑於大同
上不允甲辰山西撫臣缺廷議謂非銑不可是時已陞副都
御史遂以原官巡撫山西時邊備廢弛文案冗集銑勵精振飭加
築邊牆添製火器百廢具舉虜自萬全右衛壞垣擁入上震怒
切責總督翟鵬等銑因議上防守事宜下部議行逾年御史陳基
言銑備戰具督修邊牆賊攻浮屠峪率兵平型以堵西突賊未騷
傷惟直趨廣靈以防賊衝山西諸邊賊不敢犯有黎庭掃穴之功
賊虜不萌之志宜重賞以收全效上賜勅獎勞錫之銀幣以
旌其績

兼程以進。不數日。達秦境。虜十餘萬方歸。寧夏入寇。銑曰。虜悉衆入寇。其鋒誠不可當。兵法不曰攻其所必救乎。彼有內顧之憂。必解深入之患矣。遂命中軍叅將李珣率標下卒擣其巢。斬一百七級。有奇虜聞遁出塞。銑曰。醜虜屢犯內地。如蹈無人之境。今虜聞巢穴告急。倉皇遁走。不謂我師能邀其歸也。乃親督將士繇新安邊外。夜趨定邊。擊之。黎明。虜見大將旗鼓大驚。以爲前此未之有也。遂潰。將士勇氣百倍。又斬首一百八十餘級。生擒虜一名。奪獲夷器馬匹無算。左右咸請以捷聞。銑曰。令賊不敢南。軍民安堵。無恙。不捷之捷也。今茲士民不無傷殍矣。吾敢欺君子。御史盛某勘實以聞。上曰。大虜盤據河套。卽年犯邊。甚損國威。總督官乃能

將兵出塞卽有擒斬雄畧可嘉曾銑陞俸一級銀幣親前有加會
事毛一言管理軍糧貪鄙放恣銑劾奏之部駁從不謹劄罷其官
詔以一言下巡按御史按問今後邊官被論有干兵機鈐糧者
吏部勿察擬罷職七月中虜十萬餘騎繇寧塞營入犯保安大掠
延安西掠慶陽環縣東至三原涇陽殺掠人畜銑疏陳其狀且言
諸文武將吏庸懦觀望之罪部覆請遣科臣覈視得旨令該部
事頗輕第令巡按御史勘明具奏方虜之深入也銑率標兵數千
駐塞門乃遣中軍官原任參將李玘統之出塞直搗虜營於馬
山後斬首百餘級而還銑以捷聞而巡按御史盛庸則言虜深入
幾及千里駐師地近塞月虜陽從想衆數萬人民皆驚恐事聞

使邊巨視
邊如家隨
地仰修安
得至此

壘斷煙火矣。在我主客兵馬無論數萬，跡潛匿影，雖最難迎，是
套無一敢與虜遇者。幸南決旬，泥蹕馬滑，弓膠絃解，又以慶陽內
路深蛟虜乃殺偵道者，自引去。不然其禍不止此。請實緒將重刑
以懲後之玩敵殃民者。疏俱下。都議謂銑唐所稱功罪各別，類難
驗明確，方可議行賞罰。上今仍前旨趣御史亟為勘實，甄別功
罪以聞。銑因與巡撫張問行等案延綏，密與套虜為隣，自成化間，
都御史余子俊修築邊牆，東自黃甫川起，西至定邊營，止延綏北
千五百餘里。歲久傾頽，餘址間存，不異平地。嘉靖九年，總督商輅
王瓊修花馬池邊牆一道，自寧夏橫城接築至定邊營，三百餘里。
而自定邊營至黃甫川一帶依舊無邊，連年虜入，率繇是道所

余肅徽創
築清水營
至花馬池
二千餘里
兩月而成
何襄愍之
難如此

重爲修繕第地里廣遠工程浩大勢難責効春日宜分地定功次
第修畢西起自定邊營東至龍州堡計長四百四十餘里爲西段
乃環慶保安要塞所當先築自龍州堡而至雙山堡計長四百九
十餘里爲中段自雙山堡而東至黃甫川計長五百九十餘里爲
東段歲修一段期以三年竣事庶幾保障功完全陝攸賴乞破嘗
格發帑銀如宜大山西故事疏下部議聞銑復上言謹按河套古
朔方地三代以來至漢唐悉麗中國漢取河南爲朔方因河爲固
唐張仁愿更於河北築三受降城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
益以無寇歲損費億計至宋乃失我太祖驅逐胡元成祖三
犁虜庭餘孽奔亡救應又敢望河套乎後以東勝孤遠撤之內塞

此時何不
徙民實之

復改榆林爲鎮城方初徙時套內無虜土地沃膏草木繁茂禽獸
生息當事之臣不以此時據守乃區區於榆林之築此時虜勢未
大猶有委也失此不爲弘治八年虜編筏渡河剽掠官軍牧馬十
二年擁衆入寇自後嘗牧套內侵擾中原孝廟有欲復之志而
未及逮至武廟嘗欲征之而未能因使虜酋吉囊得以據爲巢
穴深山大川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虜得出沒自繇東
西侵掠徒勞守禦無補緩急蓋套虜不除則中國之害日熾浸淫
虛耗將來之禍有臣子所不忍言者其勢所宜復也當時封疆之
臣曾無有爲國家深長之思以收復祖宗舊業爲生民立命
者蓋軍旅之興國之重務圖近利則壞遠謀小有挫失則媒孽其

思者。運至。此護刀鋸。面背森然。其不改心易慮者。幾希。况復所見不同。甲可乙否。遷延不振。日復一日。長寇貽禍。臣雖愚昧。豈不知兵兇賊危。未易舉動。但近年以來。得之見聞。嘗懷憤激。今復親履其地。身任其責。目擊此虜跳梁。地方危殆。切齒痛心。實有寢不安席。食不下咽者。謹將復讐數事。開列於後。一曰定廟謨。河套者虜之巢穴。生民之禍本也。禍本不除。則延袤二千餘里。卒無寧居。將來生聚日繁。貪噬日恣。南侵之禍。深有所虞。趙充國屯湟中。漢宣帝主之於始。而魏相卒成其終。淮蔡之平。唐憲宗之獨見。而裴襄者。裴度也。伏願聖明。不以同異之說而疑。不以浩繁之費而止。不以重難之事而憚。惟秉厥衷。不遷近功。則國是定。而神人協從。

矣。二曰立綱紀復套之舉。國之重務。人之謀曰。須得兵三十餘萬。水陸齊驅並進。累糧二百萬石。兼折銀三百萬兩。一舉破賊。驅之出境。卽緣河修築城垣界守。此一說也。臣以此謀雖善。其勢實難。今三邊之兵可用者不滿六萬。如調他鎮。顧此失彼。三十萬衆徒爾煩勞。其難一也。倉庫空虛。上下交困。銀穀累五百萬。一朝畢集。勢不易能。其難二也。一戰勝賊。賊未膽落。輒興板築。師徒易撓。其難三也。臣則以爲爰整雄師。張皇義旅。春蒐於套。秋守於邊。如是三年。虜勢必折。俟其遠邁。然後據河爲城。分番哨守。則人力不竭。財用不竭。而河套可復。旣而移撫鎮以制之。立行都司守衛所定郡以屬之。又設守處。兵備道以理之。凡江淮之北。各省府衛。既

今談水田
者其說正
然

衛及煙瘴充軍者。皆定發於衛所。凡該口外爲民者。皆定發於州
郡將套中之地。預爲踏撥。多立魚鱗籍冊。以防後弊。每軍民一戶
給田二頃。俾之歲耕一項。閑一項。是爲閑田。以養地方。其緣邊軍
民亦出示召募。有願守邊者。皆給以田。引黃河之水。爲大小之渠。
渠以灌田。可備旱澇。高黍下稻。任土所宜。數年之後。套地可盡墾。
而又做井田之意。廣溝洫之制。吾民易於耕稼。虜騎難於馳驅。夫
既臨河設險。秋夏決難侵犯。我得耕稼矣。比及河凍。農事已竣。乃
於講武之時。爲禦虜之計。民不告勞。農不苦廢。行之既久。則河邊
之地。不異中州。此規模節用之大畧也。三曰審機宜。天下之事。有
機時與勢爲之也。得其機而爲之。勝筭在我。何往不濟。虜之據有

大都攻守
之分合勢
有必然衛
霍出塞其
得策以此
不特爲套
計也

河套也。逐水草以住牧。獵禽獸以馳騁。秋高馬肥。弓矢勁利。糾合
黨類。動數十萬。長驅深入。彼聚而攻。我分而守。此虜寇之時勢。我
軍不得而與之也。及其入套。深冬沍寒。水草枯凍。又皆各就住牧。
其勢自分。且馬無宿藁。漸至羸瘠。比及春深。賊因以弱。我則訓練
強兵。積糗秣馬。營伍整肅。火器精利。此我之時勢。虜不得而與之
也。今之禦邊者。虜弱不乘。因仍怠怯。虜強莫禦。苟且支吾。坐失軍
機。所以有敗而無勝。臣願練兵六萬。再調山東槍手二千。多備矢
石。每於春夏之間。水陸並進。直抵虜巢。乘其無備。我聚而攻。彼分
而守。材官驍發。矢道同的。砲火激烈。電掣雷轟。賊縱有援。旬月斯
集。目前震蕩。勢必難支。此窺敵觀變。潛深參伍之術。臣亦計之。審

矣。仍乞命下宜大山。西總督撫鎮等官。調度各鎮兵馬。嚴加防備。以防河東住牧之寇。倘套賊敗亡。必將逾河逃遁。屬兵株馬。又可收斬獲之功。所謂犄角之勢。以全取勝之道也。秋高之時。賊如復警而來。我軍據險以守。况得勝之兵。勇氣百倍。不待臨境。可使捷伐。如是三年。虜勢自衰。將遠遁之不暇。而又敢據我河套也耶。四曰。邊將材三邊之將。謀猷勁悍。未可謂無其人。而因循懦怯。變於不振。一遇警發。遂觀望退縮。遠為自守。曾未有出一死力為士卒先導。臣到地方。親臨戰陣。與之共事。已得其槩矣。蓋總副遊等官。皆位漸高。志欲漸滿。保身之念重。故報國之意輕。有生之樂無。死之心。豈神選所以識田單也。且往日以資格待士。上無寒賤。門

下品無貴族。故英豪之徒。往往雜於卒伍。雖有才美。不獲自見。夫爵賞等級。所以待庸品。而非常之材。要不可以常調拘之。欲爲恢復之圖。必須大破常格。除中材。堪以策勵者。昭舊任事外。乃自指揮千百戶等官。以至總小旗。夜不收等人員。及屢年各處廢棄。請戍將領。中間果有志勇超群。謀猷出衆。氣吞沙漠。志平胡虜者。許中外臣工。不限地方。各舉所知。疏名上請。俱發陝西軍門。聽用立功。其材可將千人者。卽以爲千人長。可將萬人者。卽以爲萬人長。或假以署銜。使得統馭軍士。展布四體。果能挫鋒破敵。卽與實授。或不次超擢。以旌異材。彼沉抑之久。幸而獲伸。感恩之念重。則保身之計輕。向上之志堅。則克敵之心勝。掃清朔漠。可坐而待矣。五

曰任賢能。夫兵馬銘糧百需靡易。況典師於數百里之遠。以驅數十年盤據之虜。非得練達忠勇好謀善斷之臣。授以專征之計。焉克有濟。伏乞特勅廷臣。議擬公舉文武兼資大臣一員。前奉專統其事。脫不以臣爲卑。卽亦使備役行陣。參協其議。雖竭膏血。亦不敢辭。但慮非所長也。仍乞戶部堂上官一員。專理芻餉。兵部司官二員。稽查軍馬。又乞簡差科道官各一員。前來於選將練兵。操練馬等項。有所督責。比臨期紀驗功次。而各鎮撫實相成。本籍鄉省布按司府等方面官員。公忠而有才識者。亦聽委用。不得推托。太曰足稱簡。今擬應委之兵。摘選馬軍六萬人。每人日給糧糴工升五合。每日計行糧九百石。以五十日爲期。并該行糧。

萬石。每米一石。折銀一兩二錢。共計銀五萬四千兩。每米日
折銀一兩一分。共計銀六萬五千兩。共計銀三萬兩。馬六萬
匹。每匹每日料三升五十日。該料一石五斗。共料九萬石。每料一
石折銀七錢。計銀六萬三千兩。每馬草一束。該草六萬束。每束折
銀二分。計銀六萬兩。馬牛驢二萬五千匹。共該草料銀五萬一
千二百五十兩。山東槍手二千名。係是客兵。其人猛悍。欲致死力。
糧餉宜加大率。每人每日須給銀六分。連往來路費。又約該銀一
萬三千兩。外將領等官廩給等費。大約銀五千餘兩。共該用銀一
十七萬六千二百五十兩。然此經常之費。語其大畧也。軍行千里。
風雨罷勞。敵愾禦侮。存亡攸係。不有厚賞以給之。於先安望其生。

然也。至於爭奪首級。尤方今之極弊。夫以一賊首級。而數千金。之在已。既不免於傷殘。且縱賊不追。而投閒抵隙。反爲糜廩。往往皆是也。合無請勅申明禁令。凡有衝鋒破賊者。雖無首級。爲首功。而爭搶首級者。與凡退縮觀望。買賣冒奪之徒。輒以重罪。至於死。必戮之以徇衆。然欲得人之死力。非厚賞無以結其心。乞勅下部。擬議詳著條款。明降榜文。示以賞罰。必信之意。庶幾人心。知所趨避矣。八曰。備長技。夫中國之長技。莫先於火器。但用之而不能用。用之而不盡其利。與無技等耳。臣昔提督山西。已嘗造蓋口砲。毒火飛砲。具式奏請。伏蒙皇上發銀數千兩。以成造。比年禦虜。賴焉。今秋於寧塞定邊。亦嘗藉此兩挫虜寇。故

降人口云虜中甚畏此器。言每年響子不似今年響子利害。打死人馬數多。此其明驗也。今欲復套。須備熟鐵蓋口炮六千位。長管鐵銃一萬五千把。手把鐵銃一萬五千把。手把小鐵鎗二萬根。長鎗二千根。生鐵炸炮十萬筒。焰硝十五萬斤。硫黃三萬斤。包鐵鉛子大小二十五萬斤。弓矢看架相爲表裏。庶可便捷。此胡恢復故業。然此特一年之具爾。三四年間如飛砲。硝黃鉛子之類。又須陸續補其缺壞。今京造火器種種具備。防邊可矣。但或宜於此而不足者。彼或可以守而不可以攻。大者肩重而難於致遠。生者日久而多所燬棄。難以剽劫。各有所最。竊慮勝敵禦寇之王將。兩給各該

教演服習而後運用。理有固然者。疏下兵部併議。謂築邊復套。兩俱不易。二者相較。復套尤難。夫欲率數萬之衆。齎五十日之糧。深入險遠。必爭之穴。以驅數十年盤據之虜。談何可易。故不若修繕邊圉。爲計先而成功可期也。第延綏一帶。地勢延漫。土雜沙磧。民居隔遠。最爲荒涼。若欲以千五百里餘之地。而責成於三年之工。恐未易集。縱便能成。亦難爲守。宜仍行銑等從長會計。奉 聖旨。虜擁河套。久爲內患。昨連歲深入。全陝被其荼毒。深軫朕懷。前此邊臣無有以逐虜復套爲念者。曾銑所奏。具見壯猷。爾部許久方纔題覆。迄無定見。還着銑督同各邊撫鎮等官。協心圖議。務求長策。嗣上方畧。邊圉千里沙漠。與宣大地勢不同。只着就要害處修

禁且將兵部銀暫發二十萬兩作速運赴總督衙門聽其修邊餉
兵造器等項便宜調度支用事備明年防禦丁未宜大總督翁萬
達言俺答求貢請叅酌可否時自庚子以來虜騎連歲蹂躪大同
入澤潞破宣府抵紫荊西掠延綏東寇遼陽入貢之請上意不
許以陝西方有復套之議將督兵出塞當事者主之故力繼貢議
云先是西海虜酋大同令其部落綽卜等二人款塞求市銃隨以
聞且言茲虜自嘉靖十年以來或遣人通好或投獻金牌或進送
馬匹回營之後竟不還報多因衰謝之餘甘言緩我邊備即使
棄部落來歸不難分處內地警虞貽患先宜慎重如往年例將綽
卜等量加犒賞令運餉大同等果乞通貢市或欲協禦套虜策功

新賞須親詣軍門聽候處分。如似往歲一去不返。卽置勿問。事下
兵部覆如其言得。旨。茲夷投降納款。原非真誠效順。邊臣毋輕
信要功。自貽後患。所議允行。正月一日。虜犯永昌。副總兵蕭漢鼎
之敗績。復奪莊民朱英斬獲首級。冒功邀罪。遊擊王勳擁兵自衛。
守備黃福傳報不速。備禦指揮孫朝振等拒敵損兵。指揮沈振等
守備不設。俱應遠問。巡撫都御史楊博總兵官仇鸞亦當薄罰。銑
奏劾之。部覆得。旨。漢勳俱革任聽勘。朝振等停俸三月。博鸞姑
免。寃銑又奏邊方守令所係甚急。乞於進士舉人監生內選擇年
力精銳材幹強敏者銓補稱職者特加獎擢。仍慎選監司以爲表
率。勒限到任。以豫秋防。吏部覆如其言。上曰。邇西北邊防多事。

兵備守巡有司官職甚重、今務慎選以充其政績卓異者、聽總督等官不時奏保陞擢、不才債事者、亦卽勅罷、兩廣四川雲貴近夷地方、亦用此例、該部仍將南北邊方官選用陞遷事、另立資格奏聞、初春中銑督兵出塞擊虜、未得利、五月復出塞、虜覺整衆拒之、銑蒐選銳卒督之出戰、截斬二十六人、生擒一人、脫腕虎斃於矢石者甚衆、獲牛馬橐駝九百五十、夷器八百五十三、虜移帳漸北、聞以輕騎入掠、銑復督諸軍驅之、遂遠遁、不敢近塞、銑以捷聞、因列上諸臣功罪、上曰、奎虜連年深入、如蹈虛地、大損國威、銑能率兵出塞、擒斬有功、乃詔增俸一級、賜以金幣、巡撫謝蘭等、各賞有差、銑又言是軍大虜壓境、修邊之役、尚未畢工、故臣檄

邊警經兵三千暫駐蘭州適中之地以爲應援乃總兵仇鸞疏
本鎮兵馬寡少故違節制不聽調遣而巡撫楊博附和上請并
責成上以鸞沮撓軍機妨悞邊事但秋防在即各奪俸數月
是奉旨會議復套事宜衆皆推避迄無議者至是再奉明旨
嚴限督促銑始得會同陝西巡撫都御史王邦瑞及三鎮總兵官
參酌復套方畧條列十八事曰恢復河套修築邊牆選擇將材選
練士卒買補馬廐進兵機宜轉運糧餉申明賞罰兼備舟車多置
火器招降用間審度時勢防守河套營田儲蓄及明職守恩詔言
寬文法處孽苗奏下兵部覆言銑經畧甚詳但事體重大請下共
章於廷臣令各疏所見然後集議上曰虜據河套爲國患朕軫

懷宵旰有年矣念無任事之臣今銑前後所上方畧卿等既看詳
卽會衆協忠定策以聞已而銑又上管畵八曰立管總畵及遇虜
駐戰選鋒車戰騎兵迎戰步兵搏戰行營進攻變管長驅獲功收
兵上覽而嘉之下兵部議行時仇鸞旣被論劾上令按臣查
勘鸞知不可掩益狂悖無顧忌至是銑復發鸞十罪曰欺紿朝
廷擅作威福殘虐故殺貪婪骹法腹削卒伍侵牟邊餉私役戍丁
騷動地方容養奸回紀敗察服各有指據數千百言上覽大怒
命以山西總兵官王繼祖代鸞令錦衣逮繫來京訊治初大學士
夏言復用大學士嚴嵩忌之言復以首輔抑嵩大不相能錦衣都
督陸炳先爲言所持亦怨言欲傾之因陰比嵩圖言嵩乃因國中

臣等竊思之異、雖雖錄先、遂有言、孰謂邊務、雖不可、而、
主之、象裏、雷同、致誤、國事、上心、動言、累辨、上不、聽命、走、
之、於是、吏部、尚書、聞、等、共稱、復、公、非、計、言、乃、輕信、言、
必行、任意、徇情、罪、不容、逭、上大、怒、令、奪、言、師、傅、以、禮、部、尚、書、
仁、命、遠、銑、詔、獄、會、房、首、俺、答、等、與、奎、房、聚、謀、將、冠、延、寧、
首、罪、銑、上、令、部、院、叅、勘、部、院、已、當、銑、罔、上、貪、功、擅、開、邊、
罪、而、仇、驚、復、厚、賂、嵩、嵩、因、授、意、驚、令、以、銑、為、辨、驚、因、計、銑、謀、
忠、取、軍、無、法、往、年、房、冠、延、慶、殺、人、盈、野、銑、隱、匿、不、以、實、聞、
金、錢、萬、計、遣、子、冒、淳、賁、付、蘇、綱、關、通、貴、近、圖、免、於、罪、故、
今、歲、失、事、頗、輕、不、必、查、覈、之、首、銑、朝、知、誘、殺、
國、有、大、禁、乃

[illegible]

後。天下聞而驚。使相國李綱督兵討之。未幾。侯繼竟以通謀
 謀。被擒。綱。將。其。屍。首。示。眾。以。戒。綱。曰。妻。惡。世
 人。多。有。奎。邪。阿。獲。理。人。則。謂。統。之。自。山。西。擢。為。全。陝。總。督。也。親。人
 河。奎。則。其。形。勝。計。其。道。里。察。其。肥。瘠。實。見。其。可。復。可。守。故。一。切。悠
 悠。之。技。曾。不。能。推。至。其。機。械。及。審。之。巧。變。出。不。窮。雖。古。名。將。有。不
 可。及。者。智。令。人。製。竹。篋。數。千。如。裝。炭。者。然。而。疎。其。孔。火。積。不。知。其
 所。用。一。日。報。警。至。統。將。其。篋。置。某。河。悉。令。沉。之。因。伏。兵。於。傍。虜
 至。渡。河。馬。足。多。陷。坑。中。救。渡。擊。刺。馬。不。能。前。伏。兵。乘。之。因。以。大。敗。
 往。嘗。植。榆。柳。塞。外。以。阻。虜。騎。虜。輒。拔。之。銃。製。木。人。長。尺。許。中。藏。機
 毒。置。之。樹。下。將。擲。之。輒。中。虜。是。皆。無。敵。敵。所。植。者。榆。柳。遂。成。成。化

新佛郎國人冠中國始得其佛郎機鳥嘴銃因推其意爲之製
可毒砲。一爲毒地雷之屬其母砲則以熟鐵爲之子砲則以生鐵
爲之貯藥其中以母砲發子砲至虜所子砲始炸散大者如彈細
者如豆中之無不立斃銃初以擊虜子砲已至虜所猶未炸虜乍
見味知其能炸也遂初視之遂擊殺數十人或曰卽前所稱盡口
砲地雷則穴地深許播藥於中以石如升大者滿覆之更覆以沙
礮令與地平伏火於下可以經月繫其發機於地面過者蹴其機
則火發礮發石炸飛墜悉能殺入虜驚以爲神皆建避之邊人
畏其底敗之實與建於建未動先砲者不能詳記大都以歲月

張善民曰余兒時曾見襄陽公。公襄陽人也。有冰霜言笑甚寡。長不
及中人。其忠勇時直。死後每語。至今宛乎可想見也。方三城倡亂。
全楚動。惟襄陽衆所不便之政。既以息善。良從亂之心。上乞
原軍士之疏。又以開諸兇回生之惡。故出其不意。捕之如蛙蠅。刈
之如草芥爾已。河套之復。誠非易易。士馬物力。安能驟辦。議者亦
不謂盡非然。祖宗能徒手驅全盛之胡元。後人獨不可以天下
逐竊據之套虜乎。此唐人所恨於不能取河北也。宋朱仙鎮之捷。
勢且破竹。非金牌之召。則中原立見其復矣。此豈非宋室旆離播
種。龍興虛耗之日乎。以視今日之盛。胡可同日語也。十年生聚。十
年教訓。以十年垂髫之越。遂制爭伯之吳。勢將豈有定形哉。志強

則勢從而強志弱則勢從而弱以襄愍之銳志當世廟之委任
謂其必無成功烏乎可武穆襄愍之先其成敗出一轍矣

胡少保宗憲

胡宗憲字汝貞徽之績溪人爲人倜儻揮霍不事拘曲之行膂力
絕人尤善騎射當機應變鋒銛叠出人莫能測尤好施予以故雖
多妄費亦能得人死力年十七補邑弟子員雖習制舉尤喜輶轡
家言膏慕漢壽亭宋忠武之爲人覽其傳記輒爲悲歌慷慨者久
之嘉靖甲午舉應天鄉試戊辰舉進士庚子授山東青州府益都
縣令時青齊旱蝗相繼盜賊蜂起宗憲抵任禱於城隍雨隨應召
父老設法捕蝗有罪者以蝗子贖勤詢疾苦旦暮釐別忽有烏數
萬從北來須臾食蝗盡爰以大熟有三岐五岐者流民來還日以
千計有賊曰草上飛虎悍甚有衆數千據礦爲患久莫能制宗憲

以爲其父母宗族。諭以利害。示之恩信。群盜解散。擇其可教者千人。編爲義勇。會有詔。令巡撫曾銳募青齊兵入衛。遂以應焉。一不以擾其民也。縣多宗室。疆禦一裁以法。令行禁止。莫敢犯者。壬寅。丁內艱。老幼萬餘。攜筐篋送百里外。宗憲力遣之還。抵徽尚五百餘人。慟哭始去。人謂縣令得民自昔未有若此者。甲辰。丁外艱。既殯。日讀武經。將傳諸書。至不能釋手。丙午冬。服闋赴部。適益都全缺。益都士民千餘人叩闕乞再任。竟補餘姚。益都人大缺望。宗憲至姚。如所以治益都者。民益信向。海隅三山沙田。久爭不決。甚至殺人。有司不敢誰何。宗憲擇院檄詣其地。畫界而還。訖無譁者。戊申。入爲湖廣道御史。奉差按宣大。延訪士民知虜情者。虛懷叩問。

士有機智敢勇者。隨才收錄。時馬芳童一奎劉漢陽鎮尹秉新。入方爲裨將。小技宗憲悉賞識之。甚至與之同起臥。後皆爲名將。又令人深入虜庭。得其要領。爲安邊八議。上之俱允行。有建議移天同左衛軍於陽和。獨石者。鎮巡今之諸軍弗願也。固督之。諸軍遂露刃譟圍鎮巡二府。宗憲聞之。單騎入軍中。謂之曰。人誰無墳墓。親族而可使之離析也。何不我告而輒稱亂。如國法何。衆拜曰。軍門兵主不容訴也。必迫之行。有死耳。能開其生路。敢不從命。宗憲曰。第從我來。旣爲疏請之。諸軍遂散。說者謂非宗憲甲辰之變。復作矣。宗憲偵知。俺答將率諸酋入寇。畿輔疏乞隄備。上爲下之。司馬時徂承平。不謂然也。宗憲策虜必從黃花古北入。急叩總督。

蘇祐曰。寇且入門庭。吾輩安得坐視。急遣趙侁二帥率兵入御。祐即如宗憲言。調二帥至居庸。本兵猶謂二鎮重地。不宜輕動。阻之關外。已而虜騎自古北口。一夕薄都城。夜半出。中肯急徵關。兵入援。而令祐與宗憲回守鎮城。宗憲既還上谷。又謂祐曰。賊見二鎮兵入衛。必且乘虛入雲中矣。賊已滿載不復散掠。我兵實難與爭鋒。據險設伏。邀其情歸。可也。祐從之。宗憲復率二參將。及素所選士以待賊。賊果出雲中。縱其半去。伏起襲之。虜總輜重不戰而遁。我師逐之。斬首四十。還被擄人畜無算。上因知宗憲名。欲大用之矣。旣而按楚復值苗賊。龍許保等叛。宗憲復佐總制張岳平之。遂落素積多。直上願前御史稍繩以法。反爲所辱。宗憲

是無不獲、破後僞之慘、而所稱有、徵天下材官騎士及郡邑、
之、破賊、連蔓延於淮、楊、蘇、松、嘉、湖、寧、紹、台、溫、間、破、南、蕪、破、青、
所、破、嘉、定、縣、及、破、柘、林、鎮、則、徐、海、據、之、陳、東、則、巢、川、沙、窪、麻、葉、
和、尚、則、巢、乍、浦、相、爲、連、結、餘、倭、又、方、接、踵、至、以、南、部、大、司、馬、張、
爲、浙、直、總、制、卒、未、能、挫、賊、宗、憲、至、乃、詢、民、所、疾、苦、及、致、寇、之、
爲、振、刷、乙、卯、歲、柘、林、賊、首、徐、海、會、集、陳、東、麻、葉、光、和、尚、謀、圍、杭、
爲、巢、以、窺、金、陵、計、以、徐、海、引、萬、餘、賊、自、柘、林、出、海、趨、
引、萬、餘、賊、出、
約、已、定、三、月、戊、申、東、從、海、鹽、先、至、杭、攻、圍、省、城、軍、門、李、大、龍、方、
困、徐、海、據、賊、從、大、洋、將、入、盤、子、門、去、杭、不、遠、以、
、

以作其氣。授以陣法。又徵嘉湖水陸兵將助之。刻日協戰。賊云。吾當爲衆先。孫是將佐皆感泣。願效死。五月甲午朔。宗憲大飭諸軍。披甲躍馬。首諸將出北門。司道苦遽留之。宗憲拔劍擊門。誓曰。此行不滅賊。吾不還矣。逆賊於王江涇爲三層陣。設伏以待賊。至接戰。我師水陸夾擊。自辰至午。宗憲操小旗督戰益急。哺時角聲伏起。賊始大敗。竄涇中。多溺死。涇水爲之不流。斬五千餘級。麻葉光和尚率殘倭宵遁。宗憲麾兵追及於秋母亭。斬賊首光和尚并餘賊三百三十級。麻葉不敢戰。棄等馬馳還巢。宗憲因壘口築臺觀。立石其上。時陳東攻杭。經月不解。侯徐海不至。兼聞光和尚走麻葉敗。宗憲將兵還拔。始解圍。滿載北還。宗憲率兵追至鶯脰湖。

時直隸吳江知縣楊正無錫知縣王其勤亦各督兵至宗憲遂命
師圍困之俘斬千餘東方窘迫適直隸巡按周如斗以他急撤所
知縣還東遂從湖中間道遁攻陶宅鎮巡司據爲巢時兩浙督寧
宗憲乃賞遣苗兵自率嘉湖兵回嘉興方東賊攻杭時省會岌岌
南臺連上章言之上震怒遣總制經筵撫天寵入京適宗憲王
江涇捷奏至遂超擢宗憲爲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宗憲謀知麻
葉自王江涇秋母亭之敗雖已內懼然已陳東爲聲援勢且復振
滌以爲慮秋九月丁未侍郎趙文華來祀海神特賜宜爲總督宗
憲與之偕逆文華於郊議夾勦柘林巢文華以爲然已未乃召舟
備劉燾解劉張二寨將授許會佈水陸賊聞程遁出濠澤與環境

之因縱火焚賊舟、俘斬甚眾、會颶風作、官軍恐覆入海、賊遂
近多溺死、柘林積寇先過半矣、楊宜謂宜乘勢滅陶宅、賊
力贊之、宗憲乃合水陸兵赴之、十月辛未、會直隸軍討
地逼巢、官兵數敗賊、東懼乞降、宗憲遣謀士蔡時宜領計入巢、
之賊尚疑懼、遣驍賊四十餘出哨我虛實、時兵道劉燕慈於
自率部兵五百設伏、賊覺、內外衝擊、伏兵少挫、東乃率賊夜遁、
新塲鎮計卒不就、適浙東樂清有倭賊數百入內地、殺掠揮徐、
鄉宦王僉事將入紹興、宗憲遂旋師、時已仲冬、戊戌、宗憲
軍東渡錢塘、自禦之、賊且近、宗憲曰、先據高者勝、卽龍山駐、
分諸將伏山下、出奇兵誘賊入重地、接戰、伏起、斬數千級、賊敗、奔

軍法固非
嚴不行

運邊海堡閉門固守宗憲麾兵破堡盡戮之令置酒脯賊心噴之
因賜料佐已酉又倭船至海鹽秦佳山登岸劫掠宗憲分兵追擊
藏焉特旋師忽賊數百流寇温州犯金鄉窺石井等處宗憲既遣
兵迎敵復親帥標兵趨至上館乙未鷄初鳴乃集諸將定謀佈伏
惟以一隊衝鋒賊至迎戰三卒退走宗憲卽併隊長斬於陣三軍
股慄殊死戰斬賊十餘級砲舉伏兵四合賊披靡退走清原嶺升
烈女祠屋以拒官軍縱火焚之斬百級餘悉死烈焰先是宗憲經
江涇捷後密與趙文華計巨寇王直實東南亂本今居五島爲總
總數徐寶舉爲之羽翼備以計致直衆賊解體矣文華曰善然須
奉明旨宣諭爾等爾等正命嚴禁若道人寇及執送叛賊將與

直進退失據招致爲易又須審覈使人勿見諸文移可也宗憲曰
當矣文華遂具奏奉 旨着藩司給文遣使宣諭宗憲檄軍渡還
委知海情者寧波以弟子員蔣洲陳可願報因令充正副使而朱
尚禮胡節中先以冒禁入海繫獄卽獄釋之令各募二十人輔洲
等資文以往宗憲密授洲等以計洲以十月壬午行十一月丙午
至日本從山口豐後二道宣諭立聞之令養子毛冽率衆邀洲等
至五島詢以故洲等奉討誘之直佯言曰我本非爲亂因俞總兵
圖我拘我家口遂絕歸路今軍門如是寬仁我將歸然毋用人衆
也今聞薩摩島徐海等大糾倭衆來春必犯浙直吾令毛冽葉宗
滿伴送陳副使朱尚禮先覆軍門吾與蔣大人宣諭畢日一同歸

順但倭國缺絲綿必須開市海患乃平可願偕毛列以仲冬間月
泊列港至定海關已而直勦殺海洋流賊數十級效功以規我意
宗憲詢得真情輒奏聞且厚犒之丙辰正月列卒倭兵百八十人
助唐恭將搗舟山賊斬首三十餘賊奔邵郡山屯於山巔憲承
旨賚列等金幣且令四諭直早歸順列感激因送商伴夏正童華
御岳幫徐海人犯消息宗憲遂留爲通事陰厚遇之意未嘗一日
不在直也辛酉倭賊數百自閩中連江洪突犯平陽仙居等縣
四明奉化合錢君新至賊深入上虞轉戰十里官軍望風奔潰
直率以數艘撥督憲甲子宗憲自率標兵渡江而東合諸將共
討之直督督勇前驅賊衆止前諸將皆能見直意直對出諸將

同年五月
撤蓋法

轉山陰壬申宗憲率兵至江橋遇賊夾河而行宗憲馬上操小旗
諸諸將曰使此賊見我旗指不顧而西勝負未可知若觀望遲疑
即可撲滅也賊見旗東西交指果聚立宗憲笑曰賊氣奪矣麾兵
首尾渡河賊驚問謀者知爲宗憲兵遂不敢戰南走後梅村宗憲
麾諸軍圍之一晝夜數以火器攻之賊負傷深匿宗憲督戰益急
我兵登屋舉火煙焰大起賊多焚死已而雷雨大至宗憲與諸將
冒雨立水田中或勸之少避憲曰吾不忍獨逸也甲戌五鼓賊乘
霧突鄉兵我軍四面奮擊俘斬二百五十九名顆餘賊逃走鍾村
平明宗憲率兵追及賊山西嶺殺首賊賊又遁輕兵追之少刻復
遣土兵追及於蒲岐亭斬殺六十級餘賊夜遁入海先是居民聞

賊至、咸奔避入城。宗憲渡江迎賊、炊宿無所。薄暮至一山下、宗憲
偕從人十餘輩登山巔小庵、饑甚。道人具酒餅以獻。方數酌、哨者
至。宗憲備詢其故。已而問哨者食否。荅曰：枵腹兩日矣。憲相下、盡
撤酒餅與之。道人進曰：菴中僅有此。願少留。宗憲謂曰：此探卒、盡
三軍耳目也。不得食必斃。寧忍饑以食有功。左右皆感泣。其與亡
卒同甘苦類如此。時陳東自陶宅過後、知宗憲渡江而東、復據越
掠。官軍屢戰不利。監軍以聞。上怒。易督臣。廷推兵部侍郎王璉
已奉勅南行。適宗憲龜山清風後梅三捷疏至。上出中有與璉
不必行。即以宗憲圍其部。侍郎兼食部御史總浙直軍務。璉遂
移海鹽。來自日本。因別次賜書主第。卒五節并隨。璉尋自海鹽

數百艘、絕海分道入寇。三月壬午、賊前哨船至滬、缺舟來、發七、
洪九團、薄暮、徐海大枝賊舟三十六艘、登柘林、甲申、登南匯、破諸
舟、悉焚之、示以死戰。乙酉、新場舊賊首陳東、燒巢、盡趨柘林、丙戌、
蔣榮率後哨雙桅船四十一艘、登年浦、金家灣、一校登金山、胡家
墩、一校泊松江、上海、蔓延江陰、無錫、一校突犯慈谿、更是餘姚、一
校歸寶山、入長江、至清郵、青水、潼寺、處分道登劫、徐海聞宗、京為
總制、計必入吳、兩浙空虛、可以得志、既過、遣諸倭以緩援兵、遂據
陳、東、蔣、榮、合數萬眾、直犯浙西、攻圍年浦、意圖席捲嘉興、且襲杭
州、復分賊犯淮揚、瓜儀、是時江南北、浙東西、無地非賊、首尾不相
應、援麾下兵僅三千、且孱弱、所徵川、湖、青、豫、兵俱奉王、運、延、大、要、

時代宗憲提督者爲副使阮鶚四月丙午宗憲乃以河朔將李宗
禮兵及容美二土兵凡二千餘付阮鶚合兵備剿肅樂張二參將
將水陸兵先趨崇德遏賊撤海道副使孫弘軾參將盧鎰及典史
吳成器將浙東水陸兵援寧紹宗憲自率標兵千餘及水利道水
兵出北關駐敵壘以控隘口爲犄角勢令省城大開門勿登埤聲
斗令賊莫測虛實撤府繕練保甲鄉兵萬餘授以旗鼓分伏林木
叢雜中以張水陸之勢各賊故以王江涇爲盟湖之戰備宗憲不
要各林旗幟遠避不敢長驅衝城晏然免於反顧餘海內經略然
唐趙學林出爲鎮以北馬鎮者卽海故所經縣松陽縣也宗憲度
獨島開僻處盟湖爲四賊地於是數河朔兵自嘉興赴駐防數

軍門不退
宗霍未必
敗

用道調兵
不與句導
不為應援
何也

而待因以吳江水兵達其前、湖州水兵尾其後、而宗憲自剡應下、
募兵及客、策士、兵衛擊之、提督阮鶚自崇德聞賊且出、為鎮也、
道挾河朔之兵、騎而馳、及之於學林、令善射者且驛且射、賊稍驚、
引去、已乃縱數百人當我、輒又敗去、賊怒、鼓噪而前、鶚皇急走、
入桐鄉城、而參將宗禮與裨將霍貫道等遁、自族左右翼、厚集
其陣、以待戰、數合、擊殺數千人、會日暮、賊氣頗窘、且引去、而宗禮
霍貫道等亦已絕糧道、不得擇善地、以自休止、明日、餓而戰、賊遣
侯者登樹、而望、盡孤壘、以壘無他援也、大喜、復縱兵以半擊其前、
以半繞其背、而霍貫道河朔敢戰將也、大呼衆力戰、矢砲如雨下、
復擊殺數十百人、而貫道亦手刃其十餘人、賊益怖、海且中砲、故

大類李陵

馳去會火藥盡霍貫道宗禮仰天大呼曰得藥數斗可以了此賊矣未幾貫道與宗禮俱陷衆大敗賊乘勝環兵圍桐鄉不解五月賊造大雲樓舡亟攻水門樓舡高出城上凡三攻城幾陷盧鍾田九霄各兵去城十里餘觀望莫敢救報至宗憲驚悼曰河朔勁兵既陷沒諸軍已奪氣柰東南何況賊勢重大禦兵不過烏合且數戰疲若復爭鋒如以肉投虎口假令賊復分兵以困我於崇德譬之兩人相抱而沉矣今惟有用間餌以伐其謀搗其黨出阮公而徐圖之耳衆皆難之歸安茅坤曰計誠善苟不成其如身家何宗憲慨然指所佩刀謂曰狂奴肆毒慘禍已極願上天祐社稷生靈得遂此計萬一天不順惟以此報天子耳卿等俱聽好無違

通之即聞
之也
然畢竟以
王直故志
先怯矣

中計

金因毛刺所送謀者夏正童華邵岳來而禮部奉費入賊營聽其
出入又爲列書以付徐海正寺至海營海驚詰所從來正呈列書
海覽之失色遽曰老船主亦降乎蓋指王直也正曰然因諭以
朝廷威德及順迎禍福且言提督親擁苗狼兵二十萬至矣王江
涇可鑒也海曰吾今三路齊進非一人所爲王曰陳東去秋已乞
降有他約所慮公耳海聞甚驚疑是夜陳東探知海營有軍門使
大駭急語麻葉遂與海相猜海亦因其猜竟爲降計率所部倭獨
退屯三十里爲信且許爲朝廷擊賊東乃詰責海海曰老船主
已令毛海奉葉碧川納款蒙旨賞資吾安得不從其後東大怒
斥罵海海曰汝去秋陶宅何故乞降今賣我耶東憤憤去復偕麻

葉造樓舡架鉄撞木再攻桐鄉一男子爲縉索圍撞竿所擊故
處竿至卽縉以上斬之又募冶者煮鉄汁灌城下東勢既孤度不
可攻亦解圍去至海營講解阮鶚因得山馳入嘉興方阮公之被
圍也城岌岌垂破又瞭見謀數往來賊營不知爲計疑宗憲通賊
出危言撼宗憲欲以聞於上於是兩相猜而他謗者更爲飛語
撼兩人會朝廷復遣趙文華督山東河朔兵南下而兩人各先
遣私人挾重賂賄文華求伸其說文華意頗右鶚宗憲終不能移
其謀矣文華於途中詢一二賢士夫則曰兵賊用間其嘗也昔胡
公不能卽召海痛飲耳文華意稍解於時廣陵通州如皋泰興瓜
州皆有賊提督江北軍務者豐城李遙也豐城縣郭爾張簡于月

此後一意
搆散其黨

羅大爵楊州同知朱哀、經歷晏某、千戶賈昇相繼被賊。既而漕運陳恭將始一勝，俘斬賊四十七名，願直隸南匯界嘴各有倭百餘，登岸竄小倭船十六艘，直入長江。宗憲分遣將士攻滙賊，殲焉。長江賊爲舟師擊沉舟十一，俘斬二百五十四。賊棄舟遁，將士亟追之，大小復十五戰，斬百餘賊。賊犯西菴、青郵，皆以次擒。浙東賊萬餘入慈谿，復圍餘姚，告急甚。宗憲乃分處兵五千，檄提督東援，而自移兵嘉興，專控湖西。宗憲謂他賊無足慮，惟海巨孽名雖內附，中未可測。而上海賊萬餘，方繇吳淞江西引，故嘉善欲與海合。宗憲私念曰：西賊合，勢愈甚萬一海變，何以圖之？乃乘上海賊未至，亟遣諜語海曰：而旣內附，何不如故約勒兵擊上海賊，以直。

夜海然其計。卽引諸酋逆於朱渚。斬首三十餘。餘賊遂夜走出。海是役也。斬級雖少。而所以散其合者。則得策矣。先是宗憲已遣總兵俞大猷。伏飛艦海上。賊至。大猷遮擊之。溺且盡。海聞益內怖。遂輦故所戴飛魚冠。及他堅甲名劍。以輸宗憲。且遣其弟洪入質。憲悉納之。竊計倭酋舍海。惟陳東麻葉兩人。黠而悍。急不可致。又聞海終以殺宗禮寺爲罪深重。卽內附。或不免猶豫不決。乃遣謀諸之。曰。軍門最憾陳東麻葉。爲其殺宗霍諸將也。汝能計擒以獻。豈特保首領。且播世爵。雄視海上矣。是時海與東故相猜。又方與葉事。宗憲最微有隙。聞謀言唯唯。宗憲聞之喜。曰。彼果相屠。其黨必搆。內且亂。雖欲不內附。不可得矣。復令謀厚遺。誘所愛妾。力從東。

之隨於帳中縛葉以出。葉諸部曲實悉且懼。海慮生變。復以計縛其最驍桀者百餘人。殺之。陳東者。薩摩王弟。故帳下書記。海故未敢縛也。宗憲於是出麻葉囚中。令其詐爲書於東。令反兵殺海。其書不以遺東。陰洩之於海。以激怒之。海讀其書。自念勢不兩立。不得不謀縛東矣。亡何。尚書趙文華移兵渡江。所過州縣數勝賊。兵威大振。便可摧拉大慙。而宗憲以海之甘心於東。一意俟其相圖。不敢亟也。且文華猶以阮鶚言爲疑。替畫郭即中輩。又以不得分功。口噤文華。擊海。宗憲力以苦心告文華。乃召故所遣謀而詰之曰。若爲我論海。海罪不容死。非縛陳東及斬千餘級。以獻恐無以謝。朝廷若能則吾當與督府疏釋之。不然。盡粉矣。會阮鶚亦

至海亟乃出中國貨物千餘金賂王第詐請東代署書記海因夜得東卽縛以踐約諸酋長見葉與東相繼縛益洶洶內亂晝夜擊殺互相翦屠海亦內困氣日窘自度卽獲反故島必爲諸酋長所賊殺故內附日固而宗憲與文華簿責海益亟海又計斬東黨數百級令親弟洪來獻詣文華諸替畫終不忘激海以壞成功力贊文華斷洪兩大指洪大海恨痛哭宗憲急抵文華取洪歸匿之使醫爲藥厚饋原之假以冠服許請爲真官洪又大喜過望逾二日海使倭探洪宗憲乃令洪詐爲病就府中冠服見之諸倭羅拜起索回書還報洪曰我病酒不能書口授吏人書之極言軍門誠心寬仁不可負宗憲復假倭冠服厚賞遣還已而海復貽洪書戒

洪飲竟不知洪斷指也。宗憲又計東萊所部倭雖殘耗合海麾下。猶萬不更令自戕。非萬全策也。遣謀私海曰。我固欲寬若趙。尚書以若罪孽大。何不燬數艘海上。若誘東萊部倭逐海上。艘求還。得斬千餘級。以謝趙公。趙公得浦望。必能全汝矣。海且疑且諾。因約兵備劉嶺。引兵伏乍浦城。而某日時引衆出海。去乍浦城半里而陣。令衆酋逐海上艘。某手旗麾之。城中官兵卽舉燧爲號。亟擊勿失。至日。海果送諸倭。以次出海口。諸官兵如約乘之。諸倭逐海上艘如蟻。不及還兵。剛於是諸官兵得乘勝蹙而前。不傷一卒。得斬數十百人。其得抵舟者。又以舟朽裝重。沒悔者無幾。於是海自以數有功於朝廷。願以部下諸酋長入款。且庭謁宗憲與趙文。

意出我未
備

不如此不
足釋其疑

華阮鶚及巡按趙某並許之期以八月二日海故先一日擁酋數
百人冒而陣平胡城外自率酋長百餘人冒而入平湖城中求款
文華輩恠其先期且冒然計不許恐他變聽其入海與諸酋長北
顧而四人按次稽首呼天王爺死罪死罪海欲再爲款宗憲而未
之誠顧謀謀目示之海復面宗憲呼天王爺死罪死罪文華諸人
顧內悻稱宗憲下堂摩海頂謂之曰若苦東南久矣今旣附
朝廷且款若慎勿再爲孽海復稽首呼天王爺死罪死罪於是厚
犒遣之而出是日城中人無不洒洒色變者而文華度海舉動點
點終不可馴於是聞謀勦兵誅之計其部下雖止千餘人實猛
難即殺於是糾集海自擇便地居之海便沈家庄故沈少卿別

如剝笋然
一層復一層

葉堂宇遠麗垣牆高固四角俱有望樓可以遠瞻故海樂居之
卽就與居然聚且譚宗憲不蚤撲滅海顧養虎以自禍也宗憲金
禍在肘腋非可輕舉猶日遣謀陷海如曩時沈家庄故東西兩廂
中綰河爲塹因語海曰東葉黨終不一心何不以西沈家庄居之
而自擇東沈家庄以居部下首乎海謂宗憲定爲彼慮果如其言
頃又令陳東爲書夜遺其黨曰海已納官兵夾勦汝輩矣東黨果
疑而夜伏邏卒東沈家庄道上瞰之適海惶急因令酋竊兩侍女
出道上疑急則因問道走幕府以自托邏卒瞰知之東黨大驚卽
勒兵募兩侍女通海所罵曰吾死若俱死耳遂私相稍而聞海中
稍衆大亂明日官兵四回合牆立而進保靖兵先嘗之猶稍却河

潮兵乘之。又却。俄而宗憲擐甲叱衆保兵左右列大呼而入。會風烈。宗憲麾衆束炬縱火焚之。海遂沈。河殲甫食頃。蒐斬殆盡。未保兵俘兩侍女。指海所沈處。因蹈河。斬海級以上。是時直隸諸倭遁入海者。多爲水兵犁其舟。俘斬悉盡。惟浙東賊。俘斬幾四百餘。賊走舟山。泊蘆花畧。舟山孤懸海外。而蘆花畧三面峭壁。一面臨海。諸倭頗恃以爲固。文華乃檣陳東麻葉辛五卽徐洪及徐海首。北報命。肅皇帝大喜。宗憲進右都御史。總督如故。文華鶚皆進言。諸將吏陞官有差。時浙賊漸畏。浙兵多趨閩廣。上遂令鶚以原官督撫福建。而宗憲兼兩浙巡撫。不更設官矣。冬秋。宗憲乃投把總張四維計。令雪夜渡舟山。出賊不意。遂火破之。浙直以寧。初五

嚴禁碧川既膺欽賞還報王直入夏直邀黃僧德陽秩百夷稱
日本山口道表文、欽定海關、求貢關吏送之制府及藩司譯審、並
撫原給金牌勘合、宗憲以聞於朝、朝議令以糧阻回、至是王直怒
爲巨艦、擁驍倭利器突進、舟山浚港佳泊、以送蔣洲爲名、宗憲遣
遣夏正寺往覘狀、而自提兵駐紹興、且令畫工圖浚港形勢、正還
報直語甚肆、謂必待奏奉明旨、許其寬宥、與以巡簡職、使得稽
歷海上、開市以息兵、方圖歸順、必不效徐海墮牢籠、作俘囚也、而
畫工所圖浚港形勢頗惡、四山峭立、海環其外、入口僅容一舟、刻
無他道、宗憲甚憂之、已乃令直長子澄述祖母意爲書、遣制府恩
厚令直早歸順、以全母子之情、道直中表方大忠、值夏正寺持往、

德陽諸酋長購直苗使之自疑直方猶豫不知所出激母至為難
 稿示之直猶未決激等力勸之乃留夏正為質自望妻終稍難制
 府宗憲乃使朱尚禮置華筵伴至杭恭謁監軍宗憲亦還杭其婦
 始末聞於朝又為書達當事言兵機忌泄如上意罪止於直
 則已必欲盡其餘黨萬勿宣示明旨乞密啓上時勾引偽賊諸
 奸多在直舟憲將以直為媒以漸致之不煩甲兵談笑以靖禍本
 監軍疏先至報奉旨悉勦餘黨矣然宗憲已逆慮其不能不勝
 先遣朱尚禮往說諸小酋釋夏正及諭王激禁宗簡來杭激以無
 首為辭而密遣其驍銳吳九項松王四等十餘人探旨實事以
 告宗憲分遣將吏密捕之二月其檄至直遂下獄德陽走返港

諸酋復叛朱尚禮先聞之得脫身跳夏正遂爲所鋼宗憲乃移師
寧波調習諸將水陸攻勦賊堅壁不出我師亦不得入宗憲曰曩
謂兵機不可洩正慮今日也徒有生困之耳時及汛期新倭續至
或抵普陀逼烏沙門或自嵎礁奔東北洋或自洋中趨舟山則水
兵擒斬之或犯樂清金鄉梅頭臨海松門或攻太平台州温州永
嘉磐石太平僂居平陽四散流突則陸兵擒斬之其追至鉄塢山
者諸軍冒險奪嶺三百奮擊賊從山後奔陷海塗中長跪受刃解
斬無遺大都賊之驍悍已非徐海陳東而我將士久戰智勇日增
且習知賊技不足畏避雖不無一二失律而所至成功卒無有得
與直黨會者矣直黨聞甚固有賊在奉寧失遣賊亦百餘自洋港

奔沈家門援之遇我師復退入巢又從響礁門出砲礮奔沈家門
我師分枝截殺賊敗還宗憲因我兵之不得入乃命宋尚禮以先
所收撫倭人夷來廷夷來住等駕艇伏砲其中冒爲倭艇招之賊
不之疑也遂登舟來廷等佯稱還報易入刺虎先行砲從舵後發
舟爲熾燼水兵乘之俘獲二十二名斬級二百五十沉溺者無算
賊氣日挫宗憲因嚴督諸軍分番攻巢殺傷甚衆諸賊積恨爲夏
正所誘遂支解之宗憲聞之躬至海邊望祭慟哭不已諸軍皆爲
墮淚士氣益憤諸賊自知勢孤援絕焚其餘舟將併力出海官兵
乘勢焚其棚廠火光燭天各賊夜奔柯梅候潮圖歸官軍擊之賊
乘東仔小舟遁出浦水兵擊沉其半斬首九十有七諸將復統舊

船隻不備、舟船沉沒、四舟生擒賊首、注印山、陳勝計得賊者不
及十分之一、於是時賊至江南者千餘、本兵禦之、不得登陸、遂扼之
於廣明之、三沙、江北之賊幾七千、北枝據淮安之廟灣、南枝據楊
州、宗憲皆分兵以助戰、前後斬賊以盡、三沙賊爲官兵所
敗、有積糧乃鄉里材爲小舟以遁、飄至江北亦殲焉、自是江南北
賊無遺焉、本兵再敗王直等罪狀下撫按三司詳議、竟梟新松市
諸王沒官爲奴、遂遷別苑、城邊宗憲加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磨
正、有勳有開千員、文武將吏各加陞賞、夏正、巡事、贈卹、指揮使、歷
有勳、夏正、巡事、贈卹、指揮使、歷有勳、夏正、巡事、贈卹、指揮使、歷
有勳、夏正、巡事、贈卹、指揮使、歷有勳、夏正、巡事、贈卹、指揮使、歷
有勳、夏正、巡事、贈卹、指揮使、歷有勳、夏正、巡事、贈卹、指揮使、歷

知也。且蘭陽開墾。迄無定數。更報爲針鋒界。不知府廳。府不知縣。總故耳。乃計量兩浙邊疆。審議更定。爲杭嚴溫處嘉湖寧紹台四路併海道鎮守。爲七照舊設憲副。奏將而制府僅存標兵三千。汰冗兵一萬二千。有奇。減餉三分之一。著爲定額。條奏於上。行之。於是更無所容其奸矣。水陸將領悉分守信地。東北會哨吳淞江。激浦東南會哨下入陳錢。正東會哨管院馬蹟。監以海道陸師以路分監。以各兵備折衝應援。成規井井。又念頻年征調勞費。兵馬興所。更報其毒。聚餉殷苦之。有事之秋。東西策應。無賴土著。幸日。雖軍不獲征調。而浙漸見單弱。非有才將領。練士。兵。不可爲其計。會奏特。嘉興光復論解職辭制府。宗憲。請其才。曰。

廟堂縱不爾知。吾國知爾也。因皆治標下兵時與談說。輒鈴益。其
之先是處賊萬餘。盜義烏。檮會令使。悉尉率鄉民逐之。賊易玉尉。
列陣而出。成鄉民民怒奮力。收聞賊被靡入山。民追破其巢。萬賊
悉戰。以宗憲聞之喜曰。處賊稱悍。一戰而殲。於義烏。義民其勇乎。
吾方求其人而不得。倘新尹任事。浙可不征調而強矣。會江陰趙
大河宰義烏。謁制府。宗憲語以故。大河欣然任之。宗憲遂令戚繼
光與之偕。且給之餉。一不以煩義烏。繼光行。宗憲語之曰。江南之
所以不能戰者。以不知節制耳。吾每思倣六花陣法。訓練爾輩之
手。繼光因獻籌策。陳宗憲得之矣。自後義烏兵遂以勁名天下。
繼光構之。勝。賊所。繼光南兵是也。先是宗憲聞閩倭猖獗。遣與主事。

據之閩中督府以是餉解既而諸賊分道入犯入安海、侵福清、入
南安、攻惠安、寧惠、皆如釋林咸戰、以復至、攻鎮東、全閩震動。
上聞怒甚、遣提督阮鶚、以浙江海道王詢代之。至是賊酋洪澤球
盤據潘嶼、衆至數萬、泉州同安、惠安、海長泰、莆田、郡縣咸爲所困。
復攻福寧、陷福安、進逼蒼城、閩中兵將所至敗績。王詢告急、京憲
方東計三沙北援江、北南備溫台。方日夜籌畫、率溫台寧息、遂撤
其兵往援。行至桐山、邵副使尹叅將舟師來會。賊已滿載、且聞浙
兵至、亟遁出海。水兵邀擊洋中、萃沈賊舟四十有七、溺死者無數。
獲賊首嚴山老等百餘名。洪澤球亦焚巢遁。八閩解嚴。提督遂以
餉乏、令舒兵備、撤兵還。賊聞之、復糾衆入寇。犯福寧、桐山、閩兵再

敗宗憲復發兵攻之戰於桐山盡寧追至楓亭血戰於仙游前後
俘斬幾二千餘賊遁入海提督趙論去以浙江兵備劉燾代之宗
憲因思福建之過在當來者性於任怨惟務節省故卒伍空虛賊
至莫禦乃究其本末具言於上遂以宗憲爲兵部尚書兼右都
御史提督浙直福建軍務且令諸提督相見儀節一如三邊是時
倭亦有至溫台者初至泥湖礮梅頭知有備宵遁西浙烽火稍息
嚴兵者倡休兵免餉之議頗致咎於宗憲宗憲心獨苦之然迄不
爲動暮春倭船連筏大至宗憲檄戚繼光所練烏處兵備之以唐
兵備護軍乃爲三軍駐松門以待夏四月甲辰倭衆八百登梅頭
前岡已酉登象山賊船三隻泊舟山袁家碇舟師攻斬七十餘級

餘溺死無遺。辛亥，倭賊千餘泊寧海，繼光引一軍赴之。壬子，賊登
桃渚，登新河，登圻頭，凡數千。宗憲遣盧琦王兄中部兵馳台州，親
募陳部杭處兵馳温州，又檄參將呂圻部兵會盧鏜勦象山奉化，
標下何本源馳援寧波。白溫東西策應。宗憲親率部兵馳赴浙東，
而唐兵備引裨將胡守仁泛海至新河，猝遇賊，諸軍鼓噪大戰，俘
斬頗多。賊敗走村堡，我兵相拒至申。賊亟甚，會日且暮，官軍撤圍，
發賊遂遁至鉄場。五鼓，胡守仁等率兵追及賊於新塘，斬四十級，
大霧咫尺不辨，賊逸。樂清烈港盧唐呂圻等兵夾擊賊，裏村斬一
百七十五顆。署海道王副使督中軍艾升等兵追白渡，呂圻兵適
至，合擊賊，俘斬八十一顆。温州楊通判督梅魁勦賊周興，副使凌

雲翼督兵繼至奮擊賊太潰殺賊衝鋒倭賊三百餘俘斬六十餘
名類賊乘夜盜漁艇遁入海凌雲翼兵迎敵樂清倭賊俘斬五十
四名類餘賊俱奔入江盧鏗選水兵哨錢倉洋萃沉賊艇三斬二
十餘級寧波賊聞威繼光等兵至反舟以遁時宗憲念賊勢重官
軍難於兼顧北敗於台必南趨於溫乃僞爲溫卒家信百餘緘及
散銀雜裹之高胡總制率大兵將蘇台征閩使邏卒附舟往令見
賊即棄以走時候場邏賊果長驅至溫方肆掠村市斬至海逐之
邏卒走賊解包得書相聚諸將頃之俱遁入海蓋宗憲威望久著
賊皆知畏矣初挑諸倭賊聞威繼光已他征計台空虛起襲之期
未日獲賊乃食時台城裏堤人爭出遁繼光至寧海賊已遁意必

乘虛襲合乃引軍自桐巖馳至郡兵行七十里未餉前軍方爨繼
先後至悉因賊將薄城尚欲炊耶必滅此而後食遂鼓行逆賊花
衛朱廷先登斬一乘輿金甌酋復殺六賊諸軍蜂擁繼至賊大敗
我軍張翼逐之殺數十百賊追及瓜陵江江僅二三漁舟賊益急
多溺歟擒斬百二十餘名願遁出海者僅百餘及回兵前炊猶未
熟逸賊仍勾斤頭賊二千餘從健跳焚舟陸趨台已未繼光謂諸
將曰若等往往用衆勝今乃用寡願與若等約者三毋掠輜重毋
殺脅從毋尚首功立白幟招之凡空手伏幟下者釋還衆皆諾五
月庚申朔師次大田賊驚見花街旗幟欽壁不出設伏以誘我師
官軍亦設伏俟之值雨將士歛還營賊夜遁仙居我軍從徑路出

六、

巢烏兵自
此稱親

舟于女舊威、猶先集諸酋、領普天、懸賞金三千期、勿殺擄人、及來
攻、聚願如約、期且至、鼓引兵、薄賊分隊、搃其巢、別遣奇兵出、賊後
賊不虞、官軍猝至、倉惶迎戰、我軍復以白旗招、被虜士女盡納、入
隘、頑賊敗、爭走、赴舟、我兵舉火砲投之、賊舟皆焚、半溺海、後得
逸者、舟師復敗之、洋岐、敗之、鹿星海、又敗之、滿山、逸者無幾、三旬
間、官軍凡數十戰、俘斬千三百八十七名、級焚溺甚眾、還被擄士
女二千餘名、浙東底定、是役也不假征調、無煩供億、給額餉、舉士
著、霆聲電掃、勢如破竹、自有倭患以來、未有收功之全、若此者、監
軍崔某奏聞、上喜、宗憲進少保、餘官如故、餘皆陞賞、先是、饒聖
巨寇張璠、家故豐、以妖術惑眾、聚徒數千、賊首蕭曉、劉子克、袁大

烏寺各率衆歸之、黨至萬餘、璉統大兵出沒汀漳平和詔安南靖、
漳浦諸郡邑、分合不常、流劫靡定、丁巳至己未、凡三歲矣、以其界
廣、閩南賴之、間互相推委、未有攻之者、遂攻雲霄鎮城、捲子女
財帛、築朱家山城爲巢、大浦賊首蕭雪峯、鄭文舉、程鄉賊首林朝
、賊賴東湖、鄭玉鏡、許復歸之、璉乃建號稱尊、築城百五十座、建偽
職、民有私受璉職者、鄉人榮之、奸細遍郡邑、有司莫敢詰、無賴者
爭相趨附、衆至十餘萬、是年春、巢賊數千攻平和縣、連月不遇、
璉中計、倭繼至、與連江、月港、楓亭、馬鼻、并處、舊倭各口、餘衆、
報其憂之、今相輝、唐鍾部、標下精銳數千赴援、困泰、閩、兩創、
謂該青、兵、度、越、解、賊、賊、以、餉、恐、阻、同、援、兵、是、時、璉、或、分、賊、流、

賊自率兵出劫閩廣、由賊海賊無不應。七月，倭賊百人自廣東饒平突來，與巢賊合夥，肩鼓屯倭南出安溪。廣賊譚老率眾自南澳、外洋直入走馬溪下灣，把總沈講等戰沒，舟師精銳喪亡畧盡。饒平林知縣率兵往三饒招撫，爲璉圖累，以去。所過城邑無不殲破。聞蓋岌岌矣。宗憲奏乞三省齊心，刻期掃巢。奉旨：「協勦諸賊，聞之乃去。」歸化縣永安鎮聚龍巖，賊一枝從汀州府侵入江西。璉回巢，別遣賊擾廣南。閩中諸將自冬抵春，共擒斬山海賊寇八百餘名，顯而將士死亡者亦千餘焉。賴賊李文彪等復群起應之。會閩廣叛兵王鳳袁三率族擄等聚閩中山，賊數千。璉亦復遣其黨千餘蔓延江右，轉掠建撫虔信諸郡邑。汪副使王僉事督諸兵

禦之兵潰、汪敗死、王陷賊伏中、江省震動、臺臣疏聞、上震怒、科
臣并乞宗憲兼制江西、督軍往討、詔允之、宗憲乃閱將士簡威繼
光吳成器率烏處放班兵六千、副使徐枋護軍游擊張弼把總盧
騎等督前鋒共二千餘名、先行十月壬申、師次廣信、時賊衆五千
餘屯貴溪方壺山、出掠鉛山者亦數百、甲戌四鼓、我兵逼鉛山、賊
遂焚巢、合上方賊、我兵追之、丙子薄暮、去賊五十里而屯、夜二鼓、
街校疾抵賊壘、賊方發輜重、將他去、我兵摧其一穴、賊曰高山、用
鐵鉤大旗、乘風迎圍、官軍血戰七合、自丑至午、賊始潰、擒斬六百
餘名、賴賊因率衆夜走、踰嶺、威繼光督兵窮追、賊乃裹瘡晝夜遁、
及之建寧、生擒賊首李鉄拐等、斬百餘級、賊散隱深谷、以去、乃還

師安仁、乙酉、報山賊剽掠撫建、宜黃間、將及萬人、仲冬庚寅、我兵
繇臨川次譚坊、賊聞兩浙兵已破、賊上方俘李鉄拐、建寧行且至、
皆狼狽駭懼、疾奔巢、戚繼光晝夜馳二百里、不及賊、遠遁福建、令
坪撫建以安然、廟堂方急江西、仍奉 旨促宗憲速詣彼、勉期
勦平、不得遲制、十一月己亥、宗憲率標兵千餘渡江而西、於時叅
政譚綸方在制、疏請奪情、起叅軍事、舟次蘭溪、已陸續報捷、至玉
山、戚繼光以師來會、獻林良、李鉄拐、等俘、宗憲即軍中大犒將士、
梟林良首、招汪憲副魂祭之、時虔寇尚熾、宗憲欲督兵討之、繼光
曰、諸軍數戰、亦在強弩末矣、且多感時疾、歸心已迫、督之恐不能
成功、宗憲因謂麾下將士、兵固有先聲以奪人之氣者、吾今督兵

至此彼不虞戚繼將全軍還也。吾其大蒐以示衆。令道路宣傳賊且潰散矣。衆皆曰善。即日發行。至廣信。合操三日。軍容甚盛。縣七陽出貴溪。將達安仁。副使徐杕報至。則處賊聞宗憲親征。條散復業。或奔還巢。地方已寧矣。宗憲笑曰。吾固知其然也。還軍會溪。譚綸已奉旨奪情。墨纘來謁。宗憲因授以閩中方畧。先報江西之捷。又言地方善後事宜者五。乞令綸駐江西訓練。以周防禦。復乞留淮浙魚鹽銀四萬兩。以爲卽今援兵乏餉。乞帑四萬兩。解貯浙省。專備將來援兵之需。免於獨累兩浙。議皆先行。又念閩中數以阻回援兵失事。因上議乞容該省調取土兵三千。如用浙兵應援弗得。仍前阻回。查得兩廣稅銀先曾題奉。欽依。歲輸協濟浙直。

錢十萬、自臣總督以來、未經取用、已當積至五十餘萬、卽今該省亦在兵興、合查定額歲留其七於廣、輸其三於閩、專備客兵、事寧停止度兵食有資、戰守可恃矣。下戶部議之。會浙西叅將楊繼訓守閩南、宗憲選精兵數百、與克家丁且勉之曰、慎勿以艱險避。繼至閩、首推黎壁、東林寺寨生擒賊首蔡表、素林世馨、寺招降深溝賊首李顯、藉其兵力爲向道。甫六月、連破七十二寨、復二縣治、俘斬三千有奇。皆宗憲成美也。時三饒集賊來勦、各省御史奏報紛紜、兵部奉旨、令宗憲并各該督撫官約會、率廣兵、閩兵、南贛兵、以明年二月酌量要隘、相機進勦。浙江、江西、發兵應援防禦。毋成推諉誤事。宗憲以師期太迫、請俟三月從之。先發把總樂填、陳奇

可時即解馬車並至得道者名前往監軍譚綸會於時命大猷
調度總兵趙道和劉綎沈希哲參將丁德青烏鏡兵二千二百
諸將計用會集於時處點精兵三千兵力不齊遣添旗牌撤譚綸
命大猷重襲趙道和等與其黨節制連開大兵將擒衆計欲先發
制人遣賊首林朝騰率衆三千出三河蘇東湖率衆三千出湖州
潘曉率衆三千出平和平和即率兵毋令曹合楊綰乃設間使趙簡
疑趙簡降趙簡知之在是處趙簡脫夜潮而令蘇東湖孫平智出
乾湖蘇東湖引衆南兵指南靖據之使報趙簡以閩中無備自率
大衆萬餘從間道率衆數萬進南小溪小溪茅寮山賊聞風連附
遂將南靖縣城圍攻趙簡率兵三千接戰陷城而敗東湖遂

趙德人南陽郡太守。其子以賊寇。遂欲眾不而獲主。
政事。有法。運。其。兵。而。南。陽。郡。制。大。軍。未。集。連。乃。從。平。和。
年。與。連。相。持。南。道。源。分。平。和。一。時。展。為。賊。衆。諸。將。不。敢。堵。截。則。月。
兩。新。軍。門。連。戰。兩。黃。軍。到。賊。保。江。西。軍。門。胡。松。福。建。軍。門。游。居。敬。
皆。會。宗。憲。復。應。示。賞。格。滿。統。擒。斬。張。連。者。賞。萬。金。未。授。指。揮。護。蕭。
城。守。者。賞。千。金。授。千。戶。其餘。賊。黨。能。殺。別。起。來。降。者。咸。與。維。新。刻。
村。標。給。至。期。給。典。俞。大。猷。郭。登。率。之。連。破。虎。頭。岡。高。坡。小。靖。北。坑。
白。蟻。等。十。款。巢。賊。且。戰。且。守。平。和。哨。兵。割。管。山。頭。與。賊。壘。相。拒。五。
七。里。遙。見。連。賊。大。集。朱。城。二。重。層。擬。王。者。其。外。小。土。城。寨。無。慮。數。
百。據。險。守。要。官。軍。分。番。疊。戰。雖。有。俘。斬。罪。人。不。能。卒。得。譚。綸。計。遣。

把捉陳其可持朱憲原給應實信票車騎出陣前曉諭時僞都督郭五鏡江滿清剗綱寺卽踴躍羅拜遂率脅從囚首赤身隨其可至俞大猷營願爲內應縛璉大猷與給會審囑賞玉鏡寺密授以計甲午璉亦知事悉聚衆議以次早突圍出平和料倭入海郭五鏡等集本部人馬以待密報我師乙未黎明陳其可等率浙兵衝鋒額兵繼之廣圍又兵繼之斬僞提督楊祖振等四十四級璉敗還西巖山我師追及之玉鏡等引衆衝入賊陣生擒逆璉及文綱蔡八等來獻諸兵各奮勇攻生擒蕭晚李達時陳奇用寺賊首九十七名斬蕭樂樂三羅堅等三千餘名願餘黨犯未定上杭者丁把捉寺等兵討擒之餘衆解散淳泉諸軍與宗憲所遣將

僱兵合斬南陽賊首王伯直招降賊首施達寺二萬三千餘名斬
倭賊四百八十五顆生擒賊首江一舉等八名俘斬三千四百六
十五名類漳泉底定宗憲以程卿尚爲總黨徐東州及林朝騰所
據兼以上杭賊首饒表石窟龜漿賊首徐加悌謝世綱未定賊首
葉世安未擒三省未可安枕乃檄各軍門弁兼一總兵諸人素
勢移師畫地分勦七月壬辰漳浙賴兵連破石窟龜漿上杭三巢
擒其賊首廣兵亦攻拔程鄉巢生擒徐東州楊籍復擒賊首黃順
并林明蟻乞降於廣中各賊次第蕩平三饒始宴然矣向使宗憲
無兼制之命三省之會協無期將來之事安忍言哉捷疏上時媒
孽宗憲者已設機弄乃給資奏人曰此是閩廣兩賴賊情何與兩

浙提疏胡爲哉覆奏上三省俱蒙陞座爵賞獨寢不憲疏殿譴論
功時論不平然諸賊素窺閩兵之弱浙兵一撤賊旋聚陷永寧陷
寧德恭將王夢麒知縣李亮卿死之南界舊倭偕新倭至連江營
屯橫嶼倭忽出沒東撤福寧南掠連羅古田諸路土人爲之閉門
全閩復震南臺言狀且請浙兵會剿提督游居敬亦請發浙兵
王皆可之宗憲不敢以前黜其功稍解也卽發賊繼光率所募精
兵八千往以數冲霄副之副使王某監焉臨行語之曰公昔募兵
擊橫嶼橫嶼破乘勝趨福清若振稿矣聞苦無糧蓋舉金帛以行
吾且率師爲後繼精將亡如憲計橫嶼福寧遂如次平士月初宗
憲率兵至崇安建寧山賊悉就擒方與游居敬議舉大舉賊抵興

泉盜平山寇爲大閫久安計而閣臣論隋已曠言官論宗憲宗憲
蓋漸待命上頗疑言官承風旨諭輔臣云胡宗憲必拿來理
問自今年五月後大臣小官生死加害甚多汝曹云懼必不勝有
制同應龍俱斬今敢犯也是何道理奉旨令總督核問先是按
憲以賊勢縱橫非事不中制請必先行不能取功也金帛其
賄分宜殊不敢怯華亭則稍殺之蓋既虞分宜之忌其兩交又謂
素梓慘禍必華亭所忌吾爲以身保障良厚幸矣倘有忍心乎不
謂其然刺骨也及至是分宜敗華亭柄用宗憲亦知禍機微發遂
其私人輩重賄賄之且通貽其家人子弟華亭視爲固然然卒不
解乃上固知宗憲既而法司問擬乃奉旨云胡宗憲罪非輕

黨自御史至今官皆朕堅用任事已八九年數載無言伊過群邪
朋害大臣罷斥亦不少又言王直原本兵議示獲者五寺封官今
却加罪後來誰肯與我任事放了着開住宗憲得歸華亭復令郡
縣何東序謝廷傑輩同其動靜輒以報既而嚴世蕃羅龍文以謀
叛論斬藉龍文獄人也何謝兩人因構與宗憲仇者謂其侵匿龍
文財產復奉旨逮繫錦衣未幾竟卒於獄其子移柩還郡邑猶
惻惻未已不敢歸塋旅視維揚耿恭簡定向時方督學南畿乃檄
鄞邑送柩還里今穆廟登極始荷昭雪復官賜祭世共謂公論
之終不可泯云

朱雲氏曰。朝少保才氣豪邁。志在武功。交通權貴。饋贈通霄。奔走

門下者無擇賢不肖亦不同其有益與否至則棄溺其欲而去
耗民財幾與軍興等費律以士君子繩墨何所逃罪然方徐海草
猖獗時同事相譁危疑特甚以欲款未款叵測之點夷當且信且
疑無厭之督視萬一有變身不足言其如國事何昔人有云貨以
落身况因之可以安國家之机杌免生靈之荼毒乎且其籠絡之
術既窮於徐海復欲用之王直直之言曰必不效徐海墮牢籠作
俘囚也少保竟以香餌得之則其苦心妙手機變無窮不言可知
已其功如此寔亦以饋貽賚予得力余以爲其費雖倍蓰於當日
不得而罪也既而練義烏兵至今遂以稱雄天下北禦虜東出朝
鮮西破寧夏南平播未有不首調之行者然亦未必真足恃也以

烏人亦以是爲利。每調一人。則必有四五人起行。其一人死。則從者輒食其糧。下既貪其口食。而忘死。上亦利其損折。而不報故耳。烏之令。且甚苦之。耕植廢業。徭役乏人。邑之凋罷。不可勝言。門生周士英嘗爲烏令。告余云。然是則其濫觴之極致耳。固非少保之所能遙計也。且少保在當日。則旣得其用矣。